

人事門 謹飭

群書集事洲海

三十七

群書集事淵海卷之三十七

人事門

謹飭

謹慎而能修飭者

仇覽自守後漢

仇覽字季智和帝時考城令王煥署為主簿煥勉覽入太學時諸生同郡符融有高名與覽比字賓客盈室覽常自守不與融言辭觀其容止心獨奇之乃謂曰與先生同郡壤隣房牖今京師英雄四集志士交結之秋雖務經學守之何固覽乃正色曰天子修設太學豈但使人游談其中高揖而去不復與言後融



以告郭林宗林宗因與融齋刺詠房謁之遂請留宿林宗嗟嘆  
下牀為拜以禮自整妻子有過拜免冠自責妻子庭謝候覽冠  
乃致升堂家人莫見喜怒聲  
色之異後徵方正遇疾而卒

蕭惠開部下莫遠南史

蕭惠開宋明帝時除桂陽王休範征北長史南東海太守其年  
會稽太守蔡興宗之郡惠開自京口請假還都相逢於曲阿惠  
開先與興宗名位略同又經情款自以負釁摧屈慮興宗不能  
諂已戒勅部下蔡會稽部伍若開懼不得答惠開素嚴部下莫  
敢違興宗見惠開舟力甚盛遣人訪訊事力二二百人皆低頭  
直去無一人答者

度世誠生庶孽以防患北史

盧玄字子直魏太武神麀四年辟召天下儒雋以玄為首授中

書博士遷侍郎累遷至散騎常侍初玄有五子唯度世嫡餘皆  
別生崔浩之難其庶兄弟恒欲害之度世常深忿恨及度世有  
子每誠絕妾嬖以防後患至伯源兄弟婢妾生子雖形貌相類  
皆不舉接為識者所非

宇文公諒不昧元史

文宗時宇文公諒平居雖暗室必正衣冠端坐嘗挾手記一冊  
識其編首曰晝有所為莫則書之其不可書即不敢為天地鬼  
神實聞斯言其檢飭之嚴如此

自勵

自勉勵於己者

樂布德怨俱報前漢

樂布高帝時為都尉至孝文時為燕相至將軍布稱曰窮困不

能辱身非人也富貴不能快意非賢也於是嘗有德厚報之有怨必以法滅之吳楚反時以功封為鄱侯復為燕相燕齊之間皆為立社號曰藥公社

庾袞不忘父戒 事文類聚

晉惠帝時庾袞字叔襲父在嘗戒袞以酒後每醉輒自責曰余廢先人之戒何以訓人乃於墓前自杖二十

陶侃運甓 晉書

陶侃元帝時都督交州在州無事輒朝運百甓於齋外暮運於齋內人問其故答曰吾方致力中原過爾優逸恐不堪事終日斂膝危坐閤外多事千緒萬端固自遺漏遠近書疏莫不手答筆翰如流未嘗壅滯引接踈遠門無停客常語人曰大禹聖者乃惜寸陰至於衆人當惜分陰豈可逸遊荒醉生無益於時死

無聞於後是自棄也

張詠以廉勤忠公自勉 宋史

張詠真宗時嘗謂其友人曰詠幸生明時讀典墳以自律不爾則為何人邪故其言曰事君者廉不言貧勤不言苦忠不言已效公不言已能知可以事君矣

陳烈閉門收心讀書 事文類聚

陳烈先生苦無記性一日讀孟子學問之道無他求其放心而已矣忽悟曰我心不曾收得如何記得書遂閉門靜坐不讀書百餘日以求放心却去讀書遂一覽無遺

英宗御大安閣 元史

英宗御大安閣見太祖世祖遺衣皆以縑素木綿為之重加補綴數良父謂侍臣曰祖宗創業艱難服用節儉乃如此朕焉

敢項刻忘之

# 問計

問計策於人者

繆公用廖計得由余史記

秦繆公三十四年公問內史廖曰孤聞鄰國有聖人敵國之憂也今由余賢寡人之害將柰之何內史廖曰戎王處僻匿未聞中國之聲君試遣其女樂以奪其志為由余請以䟽其間留而莫遣以失其期戎王怪之必疑由余君臣有間乃可虜也且戎王好樂必怠於政繆公曰善遂以女樂二八遺戎王戎王受而說之終年不還於是秦乃歸由余由余數諫不聽繆公又數使人謂由余由余遂去降秦繆公以客禮禮之

越王問計硯伐吳吳越春秋

越王欲興師伐吳乃問於大夫計硯計硯對曰夫興師舉兵必且內蓄五穀實其金銀滿其府庫勵其甲兵凡此四者必察天地之氣原於陰陽明於孤虛審於存亡乃可量敵越王曰天下存亡其要柰何計硯曰天地之氣物有死生原陰陽者物貴賤也明孤虛者知今昔際也審存亡者別真偽也越王曰何謂死生真偽乎計硯曰春種八穀夏長而養秋成而聚冬畜而藏夫天時有生而不救種是一死也夏長無苗二死也秋成無聚三死也冬藏無畜四死也雖有堯舜之德無如之何夫天時有生勸者老作者少反氣應數不失厥理一生也留意省察謹除苗穢穢除苗盛二生也前時設備物至則收國逋稅民無失穗三生也倉已封塗除陳入新君樂臣歡男女及信四生也夫陰陽者太陰所居之歲苗息三年貴賤見矣夫孤虛者謂天門地戶也

存亡者君之道德也越王曰何子之年少於物之長也計硯曰  
有美之士不拘長少越王曰善哉子之道也

越王問五大夫伐吳之計吳越春秋

越王召五大夫而告之曰昔者越國道棄宗廟身為窮虜恥聞  
天下辱流諸侯今寡人念吳猶躡者不忘走盲者不忘視孤未  
知策謀惟大夫諄之扶同曰昔者亡國流民天下莫不聞知今  
欲有計不宜前而路其辭臣聞擊鳥之動故前俯伏猛獸將擊必  
餌毛帖伏鷲鳥也搏必卑飛戢翼聖人將動必順辭和衆聖人  
之謀不可見其公豕不可知其情臨事而伐故前無剽過之兵後  
無伏孽之患今夫王臨敵破吳宜損少辭無令泄也臣聞吳王  
兵地於齊晉而必心結於楚大王宜親於齊深結於晉陰固於楚  
而西事於吳夫日大之志猛驕而自矜必輕諸侯而凌鄰國三國

決權還為敵國必角勢交爭越承其弊因而伐之可克也雖五  
帝之兵無以過此范蠡曰臣聞謀國破敵動觀其符孟津之會  
諸侯曰可武王辭之方今吳楚結讎搆怨不解齊雖不親外為  
其救晉雖不附猶效其義夫內臣謀而決讎其策鄰國通而不  
絕其援斯正吳之興霸諸侯之上尊臣聞峻高者隕葉茂者摧  
日中則移月滿則虧四時不並盛五行不俱馳陰陽更唱氣有  
盛衰故溢堤之水不淹其量燭乾之火不復其熾水靜則無漚  
澗之怒火消則無熹毛之熱今吳乘諸侯之威以號令於天下  
不知德薄而思淺道狹而怨廣權懸而智衰力竭而威折兵挫  
而軍退士散而衆解臣請按師整兵待其壞敗隨而罷之兵不  
血刃士不旋踵吳之君臣為虜矣臣願大王匿聲無見其動以  
觀其靜大夫苦成曰夫水能浮草木亦能沉之地能生萬物亦

能殺之江海能下谿谷亦能朝之聖人能從衆亦能使之今吳承闔閭之軍制子胥之典敬政平未虧戰勝未敗大夫嚮者狂佞之人達於策慮輕於朝事子胥力於戰伐死於諫議二人權必有壞敗願王虛心自匿無示謀計則吳可滅矣大夫浩曰今吳君驕臣奢民飽軍勇外有侵境之敵內有爭臣之震其可攻也大夫句如曰天有四時人有五勝昔湯武乘四時之利而制夏殷桓繆據五勝之便而列六國此乘其時而勝者也王曰未有四時之利五勝之便願各就職也

越王以戰問五大夫國語

越王勾踐乃召五大夫曰吳為不道求殘吾社稷宗廟以為平原不使血食吾欲與之徼天之衷唯是車馬兵甲卒伍既具無以行之吾問於王孫包胥既命孤矣敢訪諸大夫問戰奚以而

可勾踐願諸大夫言之皆以情告無阿孤孤將以舉大事大夫后庸乃進對曰審賞則可以戰乎王曰聖大夫苦成進對曰審罰則可以戰乎王曰猛大夫種進對曰審物則可以戰乎王曰辯大夫蠡進對曰審備則可以戰乎王曰巧大夫臯如進對曰審聲則可以戰乎王曰可矣

勾踐問包胥伐吳之策國語

楚申包胥使於越越王勾踐問焉曰吳國為不道求殘我社稷宗廟以為平原弗使血食吾欲與之徼天之衷唯是車馬兵甲卒伍既具無以行之包胥辭曰不知王固問焉乃對曰夫吳良國也能傳取於諸侯敢問君王之所以與之戰者王曰在孤之側者觴酒豆肉簞食未嘗敢不分也飲食不致味聽樂不盡聲求以報吳願以此戰包胥曰善則善矣未可以戰也王曰越國

之中疾者吾問之死者吾葬之老其老慈其幼長其孤問其病  
求以報吳願以此戰包胥曰善則善矣未可以戰也王曰越國  
之中吾寬民以子之忠惠以善之吾脩令寬則施民所欲去民  
所惡稱其善掩其惡求以報吳願以此戰包胥曰善則善矣未  
可以戰也王曰越國之中富者吾安之貧者吾與之救其不足  
裁其有餘使貧富皆利求以報吳願以此戰包胥曰善則善矣  
未可以戰也王曰越國南則楚西則晉北則齊春秋皮幣玉帛  
子女以實報焉未嘗敢絕求以報吳願以此戰包胥曰善哉度  
以加焉然猶未可以戰也夫戰智為始仁次之勇次之不智則  
不知民之極無以銓度天下之衆寡不仁則不能與二軍共饑  
勞之殃不勇則不能斷疑以發大計越王曰諾

漢王用信計定三秦前漢

漢王以韓信為大將問計信曰今東鄉爭權天下豈非項王邪  
曰然臣嘗事項王請言項王為人也項王意烏倅嗟千人皆廢  
然不能任屬賢將此特匹夫之勇也項王見人恭謹言語恂恂  
人有病疾涕泣分食飲至使人有功當封爵刻印刻忍不能予  
此所謂婦人之仁也項王雖霸天下而臣諸侯不居關中而都  
彭城又背義帝約而以親愛王諸侯不平諸侯之見項王逐義  
帝江南亦皆歸逐其主自王善地項王所過亡不殘滅百姓不  
附特劫於威彊服耳名雖為霸實失天下心故其彊易弱今大  
王誠能反其道任天下武勇何不誅以天下城邑封功臣何不  
服以義兵從思東歸之士何不散且三秦王為秦將將秦子弟  
數歲而所殺亡不可勝計又欺其衆降諸侯至新安項王詐阬  
秦降卒十餘萬人唯獨邯欣翳脫秦父兄怨此三人痛入骨髓



今楚強以威王此三人秦民莫愛也大王之入武關秋毫亡所  
害除秦苛法與民約法三章耳秦民亡不欲得大王王秦者於  
諸侯之約大王當王關中關中民戶知之王失職之蜀民亡不  
恨者今王舉而東三秦可傳檄而定也於是漢王大喜遂用其  
計擊定三秦

沛公問酈生破秦計

前漢

沛公至高陽傳舍使人召酈食其食其至入謁沛公方踞牀令  
兩女子洗而見食其入即長揖不拜曰足下欲助秦攻諸  
侯乎欲率諸侯攻秦乎沛公罵曰豎儒夫天下同苦秦久矣故  
諸侯相率攻秦何謂助秦食其曰必欲聚徒合義兵誅無道秦  
不宜踞見長者於是沛公輟洗起衣延食其上坐謝之食其因  
言六國從衡時沛公喜賜食其食問曰計安出食其曰足下起

瓦合之卒收散亂之兵不滿萬人欲以徑入彊秦此所謂探虎  
口者也夫陳留天下之衝四通五達之郊也今其城中又多積  
粟臣知其令今請使令下足下即不聽足下舉兵攻之臣為內  
應於是遣食其往沛公引兵隨之遂下陳留號食其為廣野君

婁敬議與匈奴和親

前漢

婁敬高帝時為關內侯帝自平城歸韓王信亡入胡上患之問  
敬敬曰天下初定士卒罷於兵革未可以武服也冒頓殺父代  
立妻群母以力為威未可以仁義說也獨可以計久遠子孫為  
臣耳然陛下恐不能為上曰誠可何為不能顧為柰何敬曰陛  
下誠能以適長公主妻單于厚奉遺之彼知漢女送厚蠻夷必  
慕以為關氏生子必為太子代單于何者貪漢重幣陛下以歲  
時漢所餘彼所鮮數問遺使辯士風諭以禮節冒頓在固為子

壻死外孫為單于豈曾聞外孫敢與大父亢禮哉可毋戰以斬臣也帝曰善於是乃取家人子為公主妻單于使敬往結和親約

漢高帝問策於滕薛史記

英布反書聞高帝召諸將問曰布反為之柰何皆曰發兵擊之坑豎子耳何能為乎汝陰侯滕公召故楚令尹問之令尹曰是固當反滕公曰上裂地而王之疏爵而貴之南面而立萬乘之主其反何也令尹曰往年殺彭越前年殺韓信言此三人者同功一體之人也自疑禍及身故反耳滕公言之上曰臣客故楚令尹薛公者其人有籌策之計可問上乃召見問薛公薛公對曰布反不足怪也使布出於上計山東非漢之有也出於中計張敖之歎未可知也出於下計陛下安枕而卧矣上曰何謂上

計令尹對曰東取吳西取楚并齊取魯傳檄燕據進有疆敵退

東非漢之有也何謂中計東取吳西取楚并齊之舊都地險人

粟塞成臯之口勝敗之數未可知也何謂下計韓諱等固勸攻

蔡歸重於越身歸長沙陛下安枕而卧漢無事通大魏西接疆

安出令尹對曰出下計上曰何謂廢上中計稀地平無險晉

布故麗山之徒也自致萬乘之主此皆為身公霖潦千里為湖

世慮者也故曰出下計上曰善封薛公千戶之計也青齊沃

蜀先主三顧孔明蜀書

海之饒可謂用

諸葛亮字孔明先主屯新野徐庶謂先主曰諸立尺寸之功廣

可就見不可屈致也先主遂詣亮凡三往乃回遭辯士馳說于

願姦臣竊命孤不度德量力欲信大義於天下化如其守迷不

用猖獗至于今日然志猶未已君謂計將安出隙而動此亦二

於袁紹則名微而衆寡然操遂能克紹以弱示不知占候德因訪亦人謀也今操已擁百萬之衆挾天子以令天下之術矣今歲初爭鋒孫權據有江東已歷三世國險而民附也舊布新之象宜與為援而不可圖也荊州北據漢沔利盡南臨齊天之道也德巴蜀此用武之國而其主不能守此殆天所以撫之

險塞沃野千里天府之土高祖因之以成帝業建鄴會霖雨應在止民殷國富而不知存恤智能之士思得明君勒軍中飢疫之冒信義者於四海若跨有荆益保其巖阻一春勒軍中飢疫越外紹好孫權內修政理天下有變則命一史刁膺諫勅先以向宛洛將軍身率益州之衆以出秦川百姓勒愀然長孺中衆以迎將軍者乎誠如是則伯業可成漢室長支雄等三十司馬家兒輩勅

慕容德謀計於衆

南燕主慕容德謀於衆曰苻廣雖平而撫軍去趙固守其所山無所托計將安出張華進曰彭城阻帶山川楚取魏據敖倉之殷可攻而據之以為基本慕容鍾慕容護封涇滑臺潘聰曰滑臺四通八達非帝王之居且北東取吳西取下秦此二國者未可以高枕而待之彭城土曠人出下計令尹曰之舊鎮必距王師又密通江淮水路通浚秋夏顧後為百姓萬且水戰國之所短吳之所長今雖剋之非久安壤蹠曰東秦土方二十戶餘十萬四塞之固負武之國三齊英傑蓄志以待孰不思得明主以葛孔明卧龍也固者曹嶷之所營山川阻峻足為帝王之都官屏人曰漢室傾前大兵繼進于後辟閭渾昔負國恩必翻然而智術淺短遂順大軍臨之自然瓦解既據之後閉關養銳伺亮荅曰曹操比

漢之有關中河內也德猶豫未決沙門朗公妻曰強者非惟天時  
其所適朗曰敬覽三策潘尚書之議可謂興起侯此誠不可與  
長星起於奎婁遂埽虛危而虛危齊之分野除只能為之用此可  
先定舊魯巡撫琅邪待秋風戒節然後北轉臨必東連吳會西通  
大悅引師而南兗州北鄙諸縣悉降置守宰以資將軍也益州  
後趙主石勒顧問張賓 晉書  
朱劉璋問弱張魯  
後趙天王石勒於葛陂繕室宇課農造舟將寇君將軍既帝室  
三月不止晉元帝使諸將率江南之衆大集壺口和諸戎南撫夷  
死者大半檄書朝夕繼至勒會諸將計之右長一將將荊州之軍  
送款於帝求埽平河朔待軍退之後徐更計之欽敢不單食壺  
堅變安勸勒就高避水勒曰將軍何其怯乎孔曰興矣先主曰善  
餘將進曰今年要當破丹揚定江南盡生縛取

笑曰是勇將之計也各賜鎧馬一疋顧問張賓曰於君計何如  
賓曰將軍攻陷帝都囚執天子殺害王侯妻畧妃主擢將軍之  
髮不足以數將軍之罪奈何復還相自奉乎去年誅王彌之後  
不宜於此營建天降霖雨方數百里中示將軍不應留也鄴有  
三臺之固西接平陽四塞山河有喉衿之勢宜北徙據之伐叛  
懷服河朔既定莫有虞將軍之右者晉之保壽春懼將軍之往  
擊爾今卒聞迴軍必欣於敵去未逞奇兵椅擊也輜重遲從北  
道大軍向壽春輜重既過大軍徐迴何懼進退無地乎勒攘袂  
鼓髯曰賓之計是也責刁膺曰君共相輔佐當規成功業如何  
便相勸降此計應斬然相明性怯所以宥君於是退膺為將軍  
擢賓為右長史加中壘將軍躡曰右侯

魏太武聞赫連定與宋王義隆縣分河北乃先討赫連群臣皆曰義隆軍猶在河中舍之西行前寇未可必尅而義隆乘虛則東州敗矣帝疑焉問計於崔浩浩曰義隆與赫連定同惡相連招結馮跋牽引蠕蠕規肆逆心虛相唱利義隆望定進定待義隆前皆莫敢先入以臣觀之有似連雞不得俱飛無能為害也臣始謂義隆軍屯在河中兩道北上東道向冀州西道衝鄴如此則陛下當自致討不得徐行今則不然東西列兵徑二千里中一處不過千形分勢弱以此觀之儻兒情見正望固河自守免死為幸無北度意也赫連定殘根易摧擬之必仆尅定之後東出潼關席卷而前威震南極江淮以北無立草矣聖策獨發非愚近所及願陛下必行無疑

高祖與突厥和親之議唐書

唐高祖時突厥寇太原且遣使和親帝問計群臣咸請許之可紓戰封德彝曰不然彼有輕中國心謂我不能戰若乘其怠擊之勢必勝勝而後和威德兩全今雖不戰後必復來臣以為擊之便詔可

宋真宗訪馮拯邊事 事文類聚

馮拯簽書樞密院宋真宗訪以邊事拯以為備邊之要當須扼襟喉據險隘以制敵之衝若於保州威虜間依徐河以布陳累糧其勢足以決勝

世祖問阿沙不花討叛計 元史

阿沙不花入侍世祖時乃顏叛諸王納牙等皆應之帝問計將安出對曰臣愚以為莫若先撫安諸王乃行天討則叛者勢自折矣帝曰善卿試為朕行之即北說納牙曰大王聞乃顏反耶

曰聞之曰大王知乃顏已遣使自歸耶曰不知也曰聞大王等皆欲為乃顏外應今乃顏既自歸矣是獨大王與主上抗幸主上聖明亦知非大王意置之不問然二三大臣不能無惑大王何不往見上自陳為萬全計納牙悅許之於是諸王之謀皆解阿沙不花還報帝乃議親征

## 設計

設計謀以圖人者

越王獻布以求吳王之心

吳越春秋

越王念復吳讎非一旦也苦身勞心夜以接日目卧則攻之以聚足寒則漬之以水冬常抱冰夏還握火愁心苦志懸膽於戶出入嘗之不絕於口中夜潛泣泣而復嘯越王曰吳王好服之雖體吾欲采葛使女工織細布獻之以求吳王之心於子何如

群臣曰善乃使國中男女入山採葛以作黃絲之布欲獻之未及遣使吳王聞越王盡心自守食不重味衣不重綵雖有五臺之游未嘗一日登翫吾欲因而賜之以書增之以封東至於勾角西至於構李南至於姑末北至於平原縱橫八百餘里

大夫種獻神木於吳

吳越春秋

越欲復吳讎大夫種曰吳王好起宮室用工不輟王選名山神材奉而獻之越王乃使木工三千餘人入山伐木一年師無所幸作士思歸皆有怨望之心而歌木客之吟一夜天生神木一雙大二十圍長五十尋陽為文梓陰為榲栲巧工施校制以規繩雕治圓轉刻削磨礪分以丹青錯畫文章嬰以白璧鏤以黃金狀類龍蛇文彩生光乃使大夫種獻之於吳王東海役臣臣孤勾踐使臣種敢因下吏聞於左右賴大王之力竊為小殿有餘

材謹再拜獻之吳王大悅子胥諫不聽遂起姑蘇之臺

越王進蒸粟于吳 吳越春秋

越王粟稔揀擇精粟而蒸還於吳復還斗斛之數亦使大夫種歸之吳王王得越粟長太息謂太宰嚭曰越地肥沃其種甚嘉可留使吾民植之於是吳種越粟粟種殺而無生者吳民大飢

越王賂嚭求成 國語

吳欲伐越越王飾美女八人納之太宰嚭曰子苟赦越國之罪又有美於此者將進之大宰嚭諫吳王曰嚭聞古之伐國者服之而已今已服矣又何求焉夫差與之成而去之

臣思結韓擊魏 戰國策

南梁之難齊宣王時魏伐趙趙與韓共擊魏趙不利敗於南梁韓氏請救於齊田侯召大臣而謀曰早救之孰與晚救之便張

馬對曰晚救之韓且折而入於魏不如早救之田臣思曰不可夫韓魏之兵未敵而我救之我代韓而受魏之兵顧反聽命於韓也且夫魏有破韓之志韓見且亡必東懇於齊我因陰結韓之親而晚承魏之敵則國可重利可得名可尊矣田侯曰善乃陰告韓使者而遣之韓自以有齊國五戰五不勝東懇於齊齊因起兵擊魏大破之馬陵魏破韓弱韓魏之君因田嬰北面而朝田侯

慎子勸用三子之計復東地 戰國策

楚襄王為太子之時質於齊懷王薨太子辭於齊王而歸齊王隘之予我東地五百里乃歸子子不予我不得歸太子曰臣有傳請退而問傳傳慎子曰獻之地所以為身也愛地不送死父不義臣故曰獻之便太子入致命齊王曰敬獻地五百里齊王

歸楚太子太子歸即位為王齊使車五十乘來取東地於楚楚  
王告慎子曰齊使來求東地為之柰何慎子曰王明日朝群臣  
皆令獻其計上柱國子良入見王曰寡人之得求反主墳墓復  
群臣歸社稷也以東地五百里許齊齊令使來求地為之柰何  
子良曰王不可不與也王身出玉聲許萬乘之強齊而不與則  
不信後不可以約結諸侯請與而復攻之與之信攻之武臣故  
曰與之子良出昭常入見王曰齊使來求東地五百里為之柰  
何昭常曰不可與也萬乘者以地大為萬乘今去東地五百里  
是去我國之半也有萬乘之彌而無千乘之用也不可臣故曰  
勿與常請守之昭常出景鯉入見王曰齊使來求東地五百里  
為之柰何景鯉曰不可與也雖然楚不能獨守王身出玉聲許  
萬乘之強齊也而不與負不義於天下楚亦不能獨守臣請西

索救於秦景鯉出慎子入王以三大夫計告慎子曰子良見寡  
人曰不可不與也與而復攻之常見寡人曰不可與也常請守  
之鯉見寡人曰不可與也雖然楚不能獨守也臣請索救於秦  
寡人誰用於三子之計慎子對曰王皆用之王憮然作色曰何  
謂也慎子曰臣請效其說而王且見其誠然也王發上柱國子  
良車五十乘而北獻地五百里於齊發子良之明日遣昭常為  
大司馬令往守東地遣昭常之明日遣景鯉車五十乘西索救  
於秦王曰善乃遣子良北獻地於齊遣子良之明日立昭常為  
大司馬使守東地又遣景鯉西索救於秦子良至齊齊使人以  
甲受東地昭常應齊使曰我與主東地且與死生悉五尺至六  
十三十餘萬敵甲鈍兵願承下塵齊王謂子良曰大夫來獻地  
今常守之何如子良曰臣身受命敵邑之王是常矯也王攻之



齊王大興兵攻東地伐昭常未涉疆秦以五十萬臨齊右壤曰夫隘楚太子弗出不仁又欲奪之東地五百里不義其縮甲則可不然則願待戰齊王恐焉乃請于良南道楚西使秦解齊患士卒不用東地復全

魏以晉伐虞喻趙 戰國策

秦使趙攻魏魏謂趙王曰攻魏者亡趙之始也昔者晉人欲亡虞而先伐虢伐虢者亡虞之始也故荀息以馬與璧假道於虞宮之奇諫而不聽卒假晉道晉人伐虢反而取虞故春秋書之以罪虞公今國莫強於趙而并齊秦王賢而有聲者相之所以為心腹之疾者趙也魏者趙之虢也趙者魏之虞也聽秦而攻魏者虞之為也願王之熟計之也

沛公用酈生計破秦 史記

沛公引兵過陳留酈生踵軍門上謁曰高陽賤民酈食其竊聞沛公暴露將兵助楚誅不義敬勞役者願得望見口畫天下便事使者入通沛公方洗問使者曰何如人也使者對曰狀貌類大儒衣儒衣冠側住沛公曰為我謝之言我方以天下為事未暇見儒人也使者出謝曰沛公敬謝先生方以天下為事未暇見儒人也酈生頓目案劍叱使者曰走復入言沛公吾高陽酒徒也非儒人也使者懼而失謁跪拾謁還走復入報曰客天下壯士也叱臣臣恐至失謁曰走復入言而公高陽酒徒也沛公遽雪足杖矛曰延客入酈生入揖沛公曰足下甚苦暴衣露冠將兵助楚計不義走下何不白喜也臣願以事見而曰吾方以天下為事未暇見儒人也夫足下欲與天下之能士且吾度足下之智不如之大功而以目皮相恐失天下之能士且吾度足下之智不如

吾勇又不如吾若欲就天下而不相見竊為足下失之沛公謝曰鄉者聞先生之容今見先生之意矣迺起而坐之問所以取天下者酈生曰夫足下欲成大功不如止陳留陳留者天下之據衝也兵之會地也積粟數千萬石城守甚堅臣素善其令願為足下說之不聽臣臣請為足下殺之而下陳留足下將陳留之衆據陳留之城而食其積粟招天下之從兵從兵已成足下橫行天下莫能有害足下者矣沛公曰敬聞命矣於是酈生迺夜見陳留令說之曰夫秦為無道而天下畔之今足下與天下從則可以成大功今獨為亡秦嬰城而堅守臣竊為足下危之陳留令曰秦法至重也不可以妄言妄言者無類吾不可以應先生所以教臣者非臣之意也願勿復道酈生留宿卧夜半時沛公令首踰城而下報沛公沛公引兵攻城縣令首於長竿以示城上人曰趣下而令頭已斷矣今後下者必先斬之於是陳留人見令已死遂相率而下沛公沛公舍陳留南城門上用其庫兵食積粟留出入三日以從兵以萬數遂入破秦

### 用謀

用人之計以圖人者

叔向用穆子以古匏濟秦

晉率諸侯伐秦及淫水莫滋向不肯度也晉叔向見叔孫穆子曰諸侯

謂秦不恭而討之及淫而止於秦何益穆子曰豹之業及匏有苦葉矣不知其他叔向退力召舟虞與司馬曰夫苦匏不材於人共濟而已魯叔孫賦匏有苦葉必將涉矣具舟除隧除道不共也有法是行也魯人以苦人生也濟諸侯從之

韓信用左車以訂下燕

前漢

廣武君李左車趙王歇之臣也漢遣韓信伐趙下井陘左車說趙相陳餘絕其輜重深溝高壘勿戰陳餘不聽信聞知左車計不用乃敢下井陘趙果敗信令軍中生得廣武君購千金項之有縛至戲下者信解其縛東鄉坐師事之問曰僕欲北攻燕東伐齊何若有功廣武君辭曰臣聞亡國之大夫不可以圖存敗軍之將不可以語勇若臣者何足以權大事乎信曰僕聞之百里奚居虞而虞亡之秦而秦伯非愚於虞而智於秦也用與不用聽與不聽耳向使成安右聽子計僕亦禽矣僕委心歸計願子勿辭廣武君曰臣聞智者千慮必有一失愚者千慮亦有一得故曰狂夫之言聖人擇焉足下虜魏王禽夏說不旬朝破趙二十萬衆誅成安君名聞海內威震諸侯然而衆勞卒罷其實難用也今足下舉勦敵之兵頓之燕堅城之下情見力屈欲戰

不拔曠日特久糧食單竭若燕不破齊必距境而以自疆二國相持則劉項之權未有所分也當今之計不如按甲休兵自異之內牛酒日至以饗士大夫此首燕路然後發一乘之使奉咫尺之書以使燕燕必不敢不聽從燕而東臨齊雖有智者亦不知為齊計矣兵故有先聲而後實者此之謂也於是用廣武君策發使燕燕從風而靡

曹操用荀攸計敗譚尚

魏書

荀攸字公達獻帝時為中書令太守嘗從曹操征討操方征劉表素譚素尚爭冀州譚遣辛毗乞降請救太祖將許之以問群下羣下多以為表疆宜先平之譚尚不足憂也攸曰天下方有事而劉表坐保江漢之間其無四方志可知矣素氏據四州之地帶甲十萬紹以寬厚得衆借使二子和睦以守其成業則天下

之難未息也今兄弟構惡其勢不兩全若有所并則力專力專則難圖也及其亂而取之天下定矣此時不可失也太祖曰善乃許譚和親遂還擊破尚其後譚叛從斬譚於南皮冀州平

曹操用荀彧東攻呂布

魏書

曹操聞陶謙死欲遂取徐州還乃定呂布荀彧曰昔高祖保關中光武據河內皆深根固本以制天下淮足以勝敵退足以堅守故雖有圍敗而終濟大業將軍本兖州首事平山東之難百姓無不歸心悅服且河濟天下之要地也今雖殘壞猶易以自保是亦將軍之關中河內也不可以不先定今以破李封薛蘭若兵東擊陳宮宮必不敢西顧以其間勒兵收熟麥約食畜其一本而布可破也破布然後南結揚州共討袁術以臨淮泗

布乘虛寇暴民心益危唯鄆城范衛可全其餘非已之有是無兖州也若徐州不定將軍當安所歸乎且陶謙雖死徐州未易亡也彼懲往年之敗將懼而結親相為表裏今東方皆以荻麥必堅壁清野以待將軍將軍攻之不措略之無獲不出十日則十萬之衆未戰而自困耳前討徐州威罰實行其子弟念父兄之恥必人自為守無降心就能破之尚不可有也夫事固有棄此取彼者以大易小可也以安易危可也權一時之勢不患本之不回可也今三者莫利願將軍熟慮之操乃止

孫權用周瑜計不賢曹操

吳書

周瑜為吳主孫權護軍長史曹操兵威日盛下書責權群臣會議不從權意不欲遣質乃將瑜詣母前定議瑜曰昔楚國初討於荆山之側不滿百里之地繼嗣賢能廣王開境立基於郢

遂據荆揚至於南海傳業延祚九百餘年今將軍承父兄餘資兼六郡之衆兵精糧多將士用命鑄山為銅煮海為鹽境內富饒人不思亂汎舟舉帆朝發夕到土風勁勇所向無敵有何逼迫而欲送質質一入不得不與曹氏相首尾與相首尾則命召不得不往便見制於人也極不過一侯印僕從十餘人車數乘馬數匹豈與南面稱孤同哉不如勿遣徐觀其變若曹氏能率義以正天下將軍事之未晚若圖為暴亂兵猶火也不戰將自焚將軍韜勇抗威以待天命何送質之有權母曰公瑾議是也公瑾與伯符同年小一月耳我視之如子也汝其兄事之遂不

孫權用呂蒙計拔皖城  
吳書  
孫權親征皖引見諸將問以計策諸將

皆勸作土山添攻具蒙趨進曰治攻具及土山必歷日乃成城備既修外救必至不可圖也且采雨水以入若留經日水必向盡還道艱難蒙切危之今觀此城不能甚固以三軍銳氣四面並攻不移時可拔及水以歸全勝之道也權從之

段韶取勝  
北史

段韶字孝先任梁及神武崩侯景反文襄還鄴韶守晉陽悉以軍事加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文宣受禪除尚書右僕射遷冀州刺史天保四年梁將東方白額潛至宿豫韶討之既至會梁將嚴超達等軍逼涇州陳霸先將攻廣陵尹令思謀嚴盱眙三軍咸懼韶謂諸將曰自梁氏喪亂國無定主人懷去就霸先外託同德內有離心吾揣之熟矣乃留儀同三司敬顯儁等圍宿豫自倍道赴涇州塗出盱眙令思不虞大軍卒至望

旗而奔進破超達軍迴赴廣陵霸先遁走旋師宿豫遣辯士喻  
白額白額開門請盟盟訖度白額終不為用斬之并其諸弟竝  
傳首京師封平原郡王

長孫晟智謀 北史

長孫晟字季晟仕周為司衛上士初未知名時攝圖弟處羅侯  
弼突利設尤得衆心焉攝圖所忌密託心腹陰與晟盟晟與之  
游獵因察山川形勢部衆強弱皆盡知之還拜奉車都尉至隋  
文帝開皇元年攝圖曰我周家親也今隋公自立而不能制  
面部見可賀敦因與高寶寧攻陷臨諭鎮約諸面部落謀共南  
侵文帝新立由是大懼修長城發兵屯北境命陰壽鎮幽州  
二名各統強兵俱就可汗分居四面內懷猜忌外示和同雖以

力征易可雖間因上書曰臣於周末忝充外使匈奴倚伏實所  
具知玷厥之於攝圖兵強而位下外名相屬內隙已彰鼓動其  
情必將自戰又處羅侯者攝圖之弟姦多而勢弱曲取衆心國  
人愛之因為攝圖所忌又阿波首鼠介在其間頗畏攝圖受其  
牽率唯強是與未有定心宜遠交而近攻離強而合弱通使玷  
厥說合阿波則攝圖迴兵自防右地又引處羅侯遣使與習則  
攝圖分衆還備左方首尾猜嫌腹心離阻十數年後承豐討之  
必可一舉而空其國上省表大悅因召與語晟口陳形勢手畫  
山川寫其虛實皆如指掌上深嗟異皆納用焉因遣太僕元暉  
突伊吾道使詣玷厥賜以狼頭纛謬為欽敬玷厥使來引居攝  
圖使上反間既行果相猜貳授晟車騎將軍出黃龍道齎幣賜  
奚霫契丹等遣為鄉道得至處羅侯所深布心腹誘令內附二

年攝圖弼四十萬騎自蘭州入至于周盤破達奚長儒軍更欲南入玷厥不從引兵而去時晟又說染干詐告攝圖曰鐵勒等反欲謀其牙攝圖乃懼迴兵出塞後數年突厥大入發八道元帥出拒之阿波至涼州與實榮定戰賊帥累北時晟為偏將使謂之曰攝圖每來戰皆大勝阿波纔入便即致敗此乃突厥之恥且攝圖之與阿波兵勢本敵今攝圖日勝為衆所崇阿波不利為國生辱攝圖必當因此以罪歸於阿波成其夙計滅北牙矣阿波使至晟又謂曰今達頭與隋連和而攝圖不能制可汗何不依附天子連結達頭相合為強此萬全之計豈若喪兵負罪歸就攝圖受其戮辱耶阿波納之因留塞上後使人隨晟入朝時攝圖與衛王軍遇戰於白道敗走至磧聞阿波懷貳乃掩北牙盡殺其衆而殺其母阿波還無所歸西奔玷厥乞師十餘

萬東擊攝圖復得故地收散卒與攝圖相攻阿波頻勝其勢益

秀實嚴備斬王童 唐書

段秀實肅宗時與安西副將李嗣業收散卒還安西後嗣業與賊戰中流矢卒秀實聞之即遺白孝德書孝德使護喪遺私財葬之及白孝德為節度使使秀實佐三府及馬璘代孝德每所咨逮璘處決不當固爭之不從不止始璘城涇州段秀實為留後以勞加御史中丞大曆三年遂徙涇州是軍自四鎮北庭赴難征伐數有攻既驟徙相與出怨言別將王童之謀作亂約曰聞警鼓而發秀實知之召鼓人陽怒失節戒曰每籌畫當報因延數刻盡四鼓而曙明日復有告者曰夜焚橐積約救火則亂秀實嚴警備夜中果火發令軍中曰敢救者斬童之居外請入

不許明日捕之并其黨八人斬以徇曰後徙者族軍遂遷涇州  
秀實列兵示敵而璘得歸唐書

段秀實唐代宗時為行軍司馬兼都知兵馬使吐蕃寇邊戰鹽  
倉師不利馬璘為虜隔未能還都將引潰兵先入秀實讓曰兵  
法失將麾下斬公等忘死而欲安其家邪乃悉城中士使銳將  
統之依東原列奇兵示賊將戰虜望之不敢逼俄而璘得歸

王翊亂漏斬凌正唐書

王翊字宏肱大曆中擢容管經略使代宗時加金紫光祿賜第  
京師吐蕃入寇郭子儀悉河中兵乘邊召翊為河中少尹領節  
度後移悍將凌正數干法不逞約其徒夜斬關逐翊翊覺之陰  
亂漏刻以差其期衆警不敢發俄禽正誅之一軍惕息

馬燧敗田悅唐書

馬燧字伯美以功遷尚書右僕射初將戰田悅燧約於衆曰勝  
則以家貲賞至是殫私以賜麾下德宗嘉之詔出度支錢五千  
兩償其財進兼魏博招討使李納亦惟岳合兵萬三千人救悅  
悅哀散兵二萬壁洹水淄青軍其下恒冀軍其右燧進屯鄴請  
兵詔河陽李元以兵會次于漳以遣將王光進以兵守漳之  
長橋築月壘扼軍路燧於下流以鐵鎖維車數百絕河載土囊  
遏水而後度悅知燧食乏深壁不戰燧令士齎十日糧進營倉  
口與悅夾洹而軍造三橋逾洹日挑戰悅不出陰伏萬人將以  
掩燧燧令諸軍夜半食先雞鳴時鳴鼓角而潛師並洹趨魏州  
令曰聞賊至止為陣留百騎持火待軍畢發匿其旁頃悅衆度  
即焚橋燧行十餘里悅率李納等兵踰橋乘風縱火譟而前燧  
乃令士無動命除榛莽廣百步為塲募勇士五千人陣而待比



悅至火止氣少衰遂縱兵擊之悅敗走橋橋已焚衆赴水死者不可計斬首二萬級殺賊將孫晉卿安墨嬰虜三千人尸相駘藉三十里淄青兵幾感悅夜走魏州其將拒不納比明追不至悅乃得入抱真苑問曰糧少而深八何也遂曰糧少戰利速兵善於致人今悅與淄青恒三軍為首尾欲不戰以老我師若分擊左右未可必破悅且來助是腹自支敵也法有攻其必救故趨魏以破之皆曰善

辛祕將材

唐書

辛祕系出隴西唐貞元中擢明經第憲宗時初拜湖州刺史李蕘反遣大將先取支州蘇常抗睦四刺史或戰敗或拘脅獨祕以儒者賊易之未及至祕召牙將丘知二夜開城收壯士得數千遂戰大戰斬其將進焚營保錡平賜金紫僉謂祕材任將帥

杜愔以好言誘賊

唐書

杜愔仕唐懿宗咸通中為泗州刺史會龐勳反圍城處士卒讜自廣陵來見愔勸出家屬獨以身守愔曰吾出百口求生衆心搖矣不如與將士生死共之衆聞皆泣下愔之聞難完濬城隍閱器械無不具賊將李圓易愔馳勇士百人欲入封府庫愔為好言厚禮迎勞賊不虞愔之謀也明日伏甲士三百宴球場賊皆殲焉圓怒傳城戰愔殺數百人圓退壁城西勳聞益其兵而以書射城中促降會夜愔擊鼓乘城大呼圓氣奪奔還徐州

董昌聲言却賊

唐書

黃巢唐僖宗時與王仙芝作亂自旣衝天大將軍後轉掠江西再入饒信杭州衆至二十萬攻臨川以成將董昌兵寡不敢戰伏數十騎奔中賊至伏弩射殺賊將一皆走昌進屯八百里見舍

媪曰有追至告以臨安兵屯八百里矣賊駭曰向數騎能困我况軍八百里乎乃還殘宣歙等十五州

揚行密用友規謀破孫儒五代史

揚行密字化源為人長大能舉百斤唐昭宗龍紀元年拜行密為宣州觀察使景福元年取楚州孫儒自逐行密入廣陵久之亦不能守乃焚其城殺民老疾以餉軍驅其衆渡江號五十萬以攻行密諸將田頴劉威等遇之輒敗行密欲走銅官其客戴友規曰儒來氣銳而兵多其鋒一不可當而可以挫其衆不可敵而可久以敵之若避而走是就擒也劉威亦曰背城堅柵可以不戰疲之行密以為然久之儒大飢又大疫行密悉兵擊之儒敗被擒將死仰顧見威曰聞公為此策以敗我使我有將如公者其可敗邪行密收儒餘兵數千以皂衣蒙甲踰黑雲都當

以為親軍

孫沔仗配罪宋史

孫沔字元規宋仁宗時為環慶路都總管安撫經略使知府趙元昊死諸將欲乘其隙大舉滅之沔曰乘危伐喪非中國器三司所給特支物惡而估高軍士有語優人因觸及之沔曰此朝廷特賜何敢妄言動衆命斬之徇將佐爭言此特赦爾不足深罪也沔徐呼還杖脊配嶺南謂之曰汝賴戲我前即私議動衆汝必死而告者趙遷矣明日給特支士無敢讒者

舉義

舉義兵應時者

隗囂起兵應漢後漢

隗囂字季孟季父崔素豪俠能得衆立王莽時聞更始立而莽

兵連敗於是乃與兄義及上邳人楊廣冀人周宗謀起兵應漢  
置止之曰夫兵凶事也宗族何辜崔不聽遂聚眾數千人攻平  
襄殺莽鎮戎大尹崔廣等以為舉事宜立主以一眾心咸謂置  
素有名好經書遂共推為上將軍聘方望為軍師移檄告郡國  
曰故新都侯王莽慢侮天地悖道逆理鳩殺孝平皇帝篡奪其  
位矯託天命偽作符書欺惑眾庶震怒上帝反戾飾文以為祥  
瑞戲弄神祇歌頌禍殃楚越之竹不足以書其惡天下昭然所  
共聞見今略舉大端以喻吏民

不遇

不偶遇於時者

顏駟三世不遇 亭文類聚

文帝時為郎至武帝輦過郎署見駟厖眉皓髮上問曰

何時為郎何其老也答曰臣文帝時為郎文帝好文而臣好  
至景帝好美而臣貌醜陛下好少而臣已老是以三世不遇  
擢拜會稽都尉

孟浩然因詩不見用 唐書

浩然少好節義喜振人患難隱鹿門山年四十乃遊京師嘗  
大學賦詩一座嗟伏無敢抗張九齡王維雅稱道之維移選  
內署俄而玄宗至浩然匿牀下維以實對帝喜曰朕聞其人  
未見也何懼而匿詔浩然出帝問其詩浩然再拜自誦所為  
不才明主棄之句帝曰卿不求仕而朕未嘗棄卿柰何誣我  
以放還

張祐寂寞而歸 亭文類聚

張祐唐穆宗長慶中為令狐文公所知公鎮太平日與以詩三

百首薦于朝祐至京屬元積偃仰內庭祐不悅而去上因朝詰問祐之詞藻高下祐對曰張祐彫虫小巧壯夫不為若獎激太過恐變陛下風教上領之由是寂寞而歸

### 不得志 不能遂其所志願者

李廣失利自剄 前漢

李廣武帝元狩四年為擊車將軍時大將軍衛青驃騎將軍霍去病大擊匈奴廣數自請行上以為老不許良久乃許之以為前將軍大將軍青屯在無慮知單于所居迺自以精兵走之而今廣年於古將軍也 道東道少回遠大軍行水草少其勢難而與匈奴戰迺入 得官單于臣願居前先死單于大將

車馬之指以為李廣數奇毋令當單于恐不得所 趙食其合軍出東道感失道後大將軍大將軍與單于接戰單于遁走弗能得而還南絕幕迺遇兩將軍廣已見大將軍還入軍大將軍使長史持糒遺廣因問廣食其失道狀曰青欲上書報天子失軍曲折廣未對大將軍長史急責廣之幕府上簿廣曰諸校尉亡罪乃我自失道吾今自上簿至幕府謂其麾下曰廣結髮與匈奴大小七十餘戰今幸從大將軍出接單于兵而大將軍徙廣部行回遠又迷失道豈非天哉且廣年六十餘終不能復對刀筆之吏矣遂引刀自到百姓聞之知與不知老

壯皆為垂泣

蕭惠開發病嘔血南史

蕭惠開宋明帝時除少府加給事中素剛介不得行其志曰大丈夫入管喉舌出莅方伯乃復低頭入中邪寺內所住齋前嚮種花草甚羨惠開悉剷除別種白楊每謂人曰人生不得行胸懷雖壽百歲猶為夭也發病嘔血吐物如肝肺者卒

劉孝孫嘆仕多不遂南史

劉孝孫博學通敏而仕多不遂常嘆曰古人或開一說而致卿相立談間而降白璧書籍妄耳

申屠狄負石沉河事文類聚

申屠狄言非其時將投于河崔喜聞而止之曰聖人仁人之父母也今此濡足之故不救溺人可乎申屠狄曰昔桀殺龍逢比

干而亡天下吳殺子胥陳殺洩冶而滅其國非無聖知不用故也遂負石而沉于河

失機

失機會敗事者

星吉不殺渠魁致陷元史

星吉字吉甫順帝時為湖廣平章至正十一年汝穎妖賊起會僚屬儀之或曰有鄭萬戶老將也宜起而用之星吉乃命募土兵完城池脩器械嚴巡警悉以其事屬鄭賊聞之遣其黨二千來約降星吉與鄭謀曰此詐也然降而卻之於是為不宜宜受而審之可也果得其情乃殲之械其渠魁數十人以俟命適有旨召為大司農司僚受賂賂且嫉其功乃誣鄭罪釋其所械者明日賊大至內外響應城遂陷武昌之人駢首夜泣曰大夫不

云吾豈為侍囚乎

# 適興

動清興而有所往者

庾亮登南樓 晉書

庾亮字元規明帝時為征西將軍遷鎮武昌亮在武昌諸佐吏  
意浩之徒乘秋夜往共登南樓俄而不覺亮至諸人將起避之  
亮徐曰諸君少住老子於此處興復不淺便據胡床與浩等談  
竟坐其坦率行已多如此類

王謝絲竹 晉書

安字安石穆帝時嘗謂王羲之曰中年以來傷於氣樂極  
而無作數日忘羲之曰年在桑榆自然至此正賴絲竹  
以覺其權樂之趣耳

王徽之

王徽之字子猷雪夜乘舟不羈  
嘗時為大司馬桓溫奏事居

山陰夜雪初霽月色清明四  
然獨酌酒詠左太冲招隱詩

忽憶戴逵時在剡便夜乘  
舟詣之經宿方至造門不前而

及人問其故子猷曰乘興而  
興盡而返何必見安道邪

庾回月夕鳴琴

褚彦回美儀貌善容止俯仰  
退咸有風則每朝會百僚遠國  
使莫不延首目送之宋明帝嘗  
嘆曰褚彦回能遲行緩步便得  
宰相矣時人以方何平叔嘗取  
冰衣梁舍初秋涼夕風月甚美  
彦回援琴奏別鵠之曲宮商既  
調風神諧暢王或謝莊並在梁  
坐撫節而歎曰以無累之神合  
六和道之器宮商暫離不可得已

# 諷詠

作詩諷刺者

文公貽詩預晚宮事文類聚

楊文公為光祿丞後苑賞花宮女不得預以詩貽諸館閣曰聞戴宮花滿鬢紅上林絃管侍重臨去蓬萊咫尺無由到始覺仙凡迥不同宋太宗皇帝聞之乃詰之司以不名之故左右皆曰以未貼職例不得召即命直集賢院遂預晚宴

李宗諤獻詩預宮事文類聚

翰林學士李宗諤以京官帶心赴內宴閣門拒之獻詩曰戴了宮花賦了詩不容重覩緒黃衣無聊獨出金門去恰似當年下第歸宋太宗覽詩即宣赴坐依遂為例雖選人帶館職亦同赴

丁謂賦詩稱旨事文類聚

宋真宗朝歲歲賞花釣魚臣應制嘗一日臨池久而御釣不食丁晉公謂應制詩曰鶯聲鳳輦穿花去魚畏龍顏上釣遲真宗稱賞群臣以為莫及

韓琦和御製詩事文類聚

章聖朝春月多召兩府兩制二館於後苑賞花釣魚賦詩自趙元昊叛西陲用兵廢缺甚久祐祐末宋仁宗為脩故事群臣和御製詩是日微寒韓魏公時為首相和詩卒章云魯參二十年前會今備台司得再陪時內侍都知任守忠常以滑稽侍上從容曰韓琦譏陛下仁宗愕然問其故守忠曰譏陛下遊宴太頻仁宗為之笑

諷詠致禍

吟詠刺時獲罪者

崔琦諷梁冀見後漢

崔琦字子璋少遊學京師舉孝廉為郎後漢靈帝時河南尹梁冀聞其才請與交冀行多不法琦數引古今成敗以戒之冀不能受乃作外戚箴白鶴賦以風梁冀見之呼琦問曰百官外內各有司存天下云云豈獨一人之尤君何激刺之過乎琦曰今將軍累世台輔任齊伊尹而德政未聞黎元塗炭不能結納直良以救過敗及復出而德政未聞黎元塗炭不能結納後除為臨高長不效之誠琦曰將軍令吾要子公

者情懷忍忍可亟自逃吾亦於此亡矣琦得脫去其後竟捕殺之

蕭鋒賦脩栢而被殺南史

江夏王蕭鋒齊高帝第十二子也嘗著修栢賦以見志曰既殊群而抗立亦含貞而挺正豈春日之自芳在霜下而為盛衝風不能摧其枝積雪不能改其性雖坎壈於當年庶後凋之可詠時鼎業潛移鋒獨慨然有匡復之意逼之行事典籤故不遂也明帝殺諸王深憚鋒不敢於第枚之鋒出登車遂逼害之江數聞其死流涕曰芳蘭當門不得不鋤其脩栢之賦乎

子瞻諷詩幾致于死宋史

蘇軾字子瞻宋神宗時徙知湖州上表以謝又以事不便民者不敢言以詩託諷庶有補於國御史李定舒亶何正言撫其表



語並煤藥所為詩以為記謗遂赴臺獄欲寘之死鍛鍊久之不  
決神宗獨憐之以黃州團練副使安置軾與田父野老相從溪  
山間築室於東坡自號東坡居士

曲端因題詩被害宋史

曲端字正甫始知鎮戎兼經略司統制官治兵涇原高宗建炎  
初以王庶知延安府節制陝西六路軍馬授端吉州團練使充  
節制司都統制金人攻陝西延安庶收散亡赴端端問庶延安  
失守狀拘庶其官屬奪其節制印朝廷疑端有叛意端無以自  
明會張浚宣撫州陝入辭以百口明端不反建炎四年金人攻  
環慶端遣吳玠等拒于彭原端自將屯宜祿金乖勝焚邠州而  
去玠恐端不為援張浚竟罷端兵柄萬安州安置張浚自興州  
移自閬州欲復用前將曲端吳玠與端有憾言曲端再起必不

利於張公王庶又從而間之浚入其說亦畏端難制端嘗作詩  
題柱曰不向關中興事業却來江上泛漁舟庶告浚謂其指斥  
乘輿於是送端恭州獄武臣康隨者嘗忤端鞭其背隨恨端入  
骨浚以隨提點夔路刑獄端聞之曰吾其死矣呼天者數聲端  
有馬名鐵象日馳四百里至是連呼鐵象可惜者又數聲乃赴  
逐既至隨令獄吏繫維之糊其口瘠之以火端乾渴求飲守之  
酒丸竅流血而死陝西士大夫莫不惜之軍民亦皆悵恨有叛  
去者

感慨

感事而興慨嘆者

昭子感時無霸左傳

魯昭公十六年二月丙申齊師至于蒲隧徐人行成徐子及郊

人吾人會齊侯盟于蒲隨賂以甲父之鼎叔孫昭子曰諸侯之無伯害哉齊君之無道也興師而伐遠才會之有成而還莫之亢也無伯也夫詩曰宗周既滅靡所止戾正大夫離居莫知我肄其是之謂乎

孔子至河聞賢人死而返 史記

孔子將西見趙簡子至於河而聞竇鳴犢舜華之死也臨河而嘆曰美哉水洋洋乎丘之不濟此命也夫子貢趨而進曰敢問何謂也孔子曰竇鳴犢舜華晉國之賢大夫也趙簡子未得志之時漁此兩人而後從政及其已得志殺之乃從政丘聞之也則貶殺大則麒麟不至郊竭澤涸漁則蛟龍不合陰陽覆巢毀卵則鳳凰不翔何則君子諱傷其類也夫鳥獸之於不義也尚知辟之而况乎丘哉乃還

孔子作倚蘭操 事文類聚

倚蘭操者孔子所作也孔子聘諸侯莫能自任自衛反魯隱谷之中竟香蘭獨茂喟然嘆曰夫蘭當為王者香今乃獨茂與衆草為伍乃止車援琴鼓之自傷不逢時託辭於蘭云

楚莊王嘆不得賢人不食 說苑

楚莊王既服鄭伯敗晉師將軍子重三言而不當莊王歸過申侯之邑申侯進飯日中而王不食申侯請罪莊王喟然歎曰吾聞之其君賢者也而又有師者王其君中君也而又有師者霸其下君也而群臣又莫若君者亡今我下君也而群臣又莫若不執事且世不絕聖國不絕賢天下有賢而我獨不得若吾生者何以食為

查斯嘆不復牽黃犬 史記

秦二世二年七月趙高既具李斯之獄論腰斬咸陽市斯出獄  
與其中子俱執顧謂其中子曰吾欲與若復牽黃犬俱出上蔡  
東門逐狡兔豈可得乎遂父子相哭而夷三族

龔舍見虫觸蛛網去官 事文類聚

楚國龔舍初隨楚王朝宿未央宮見蜘蛛焉有亦蜘蛛大如粟  
四面縈羅網有虫觸之而死者退而不能得出焉舍乃歎曰吾  
生亦如是耳仕宦者人之網羅也豈可淹歲於是挂冠而退時  
人笑之謂舍為蜘蛛之隱

林宗悼陳蕃之逝 事文類聚

郭林宗因陳蕃寤武為閹人所害林宗哭之於野慨然而歎曰  
人之云亡邦國殄瘁瞻烏爰止不知于誰之屋耳明年卒四方  
之士千餘人皆來會葬

劉備感髀肉復生 蜀書

劉備在荊州數年嘗於劉表坐起至厠見髀底肉生慨然流涕  
還坐表恠問備備曰平常身不離鞍髀肉皆消今不復騎髀裏  
肉生日月若馳老将至矣而功業不建是以悲耳

孫秀流涕 吳書

吳孫秀奔晉為驃騎將軍秀在朝初聞孫皓降群臣畢賀秀稱  
疾不與南向流涕曰昔討逆弱冠以一校尉創業今後主舉江  
南而棄之宗廟山陵於此為墟悠悠蒼天此何人哉朝廷美之

司馬懿作歌 晉書

司馬懿先於魏明帝時為太尉帥牛金胡遵等步騎四萬發自  
京都車駕送出西明門詔弟子子師送過温賜以穀帛牛酒勅  
郡守典農已下皆往會焉見父老故舊讌飲累日懿悵然有感

作歌曰天地開闢日月重光遭遇際會畢力遐方將埽群穢還過故鄉肅清萬里總齊八荒告成歸老待罪舞陽

曹志感齊王之藩

晉書

曹志字允恭魏陳思王植之孽也晉武帝以志為散騎常侍國子博士齊王攸將之國下太常議崇錫文物時博士奉秀等以為齊王宜內匡朝政不可之藩志常恨其父不得志於魏因愴然歎曰安有如此之才如此之親不得樹本助化而遠出海隅晉朝之隆其始乎哉

阮籍懷古

晉書

阮籍武帝時人嘗登廣武觀楚漢戰處嘆曰時無英雄使豎子成名登武牢山望京邑而歎於是賦豪傑詩以自悅

羊祜峴山

晉書

羊祜武帝時人樂山水每風景必造峴山置酒言詠終日不倦嘗慨然謂從事鄒湛等曰自有宇宙便有此山由來賢士勝士登此遠望如我與卿者多矣今皆湮滅無聞使人悲傷如百歲後有知魂魄猶應登此也湛曰公德冠四海治之嗣前哲聞望必與此山俱傳至若湛輩乃當如公言耳

祖逖聞雞起舞

晉書

祖逖字士稚博覽書記該涉古今見者謂其志以贊世才晉惠帝時與劉琨情好綢繆共被同寢中夜聞荒雞鳴而蹴琨覺曰此非惡聲也因起舞逖琨每語世事或中宵起坐相謂曰若四海鼎沸豪傑並起吾與足下當相避於中原耳

王戎感舊

晉書

晉王戎字濬仲惠帝時人嘗經黃公酒壚下心顧為後車客曰

吾昔與然叔夜阮嗣宗酣暢於此竹林之游六預其末自嵇阮云亡吾便為時之所羈繼今日視之雖近遠之山河

山簡止樂 晉書

山簡字季倫晉懷帝時為征南將軍都督荆湘交廣四州諸軍事假節鎮襄陽時伶人避難多奔沔漢譙會日察佐或勸赤之簡曰社稷傾覆不能匡救有晉之罪人也何作樂之有因流涕慷慨坐者感愧焉

向顛流涕 晉書

王真字茂弘愨帝即位徵吏部郎不拜用事江人士每至暇日輒出山亭飲宴周顛中坐而歎曰後世不殊舉自有江之也顛曰沛酒意愨然愛色曰當共戮三室尅復神州

劉琨知命 晉書

劉琨字越石元帝時轉琨為侍中大尉琨為石罽所拘王敦密使匹磾殺琨敦使至謂其子曰處仲使來不我告是殺我也死生有命但恨讎恥不雪無以下見二親耳因歔歔不能自勝

庾敳作賊寓意 晉書

庾敳字子嵩元帝時見晉室多難終知嬰禍乃著意賦以豁情猶賈誼之服鳥也從子亮見賦問曰若有意也非賦所盡若無意也復何所賦答曰在有無之間耳

桓溫眺望 晉書

晉桓溫明帝時為征討大都督督司冀二州諸軍事委以專征之任自江陵北伐行經金城見少為琅邪時所種柳皆已十圍

慨然曰不猶如此人何以堪攀枝執條泣然流涕於是過淮泗  
踐北境與諸寮屬登平乘樓眺矚中原慨然曰遂使神州陸沉  
百年丘墟王夷甫諸人不得不任其責袁宏曰運有興廢豈必  
諸人之過溫作色謂四座曰頗聞劉景升有千斤大牛散芻豆  
十倍於常牛負重致遠面不若一羸犗魏武入荊州以享軍士  
意以况袁宏坐中皆失色

却情嘆獻之禮慢

晉書

却超字嘉賓晉明帝時人超未死時王獻之兄弟見却情常躡  
履問訊甚備舅甥之禮及超死見情慢怠履而候之命席便遷  
延辭避情每慨然曰使嘉賓不死鼠子敢爾邪

宋武聞詩流涕

南史

宋武帝聞咸陽淪沒欲復北伐謝晦諫以士馬疲乏乃止於是  
登城北望慨然不悅乃命群僚誦詩晦詠王粲詩曰南登霸陵  
回首望長安悟彼下泉人喟然傷心肝帝流涕不自勝

三琨嗚咽

南史

晉順帝即位王琨進右光祿大夫帝遜位百僚陪列琨攀畫輪  
慙尾慟泣曰人以壽為歡老臣以壽為戚既不能先驅螻蟻頃  
見此事嗚咽不自勝百官人人而淚

魏孝武渡河入西有感

北史

魏孝武至稠桑潼關大將曹毛洪賓迎獻食永熙三年八月宇  
文泰遣大都督趙貴率甲騎二千來赴乃奉迎帝過河謂禦  
曰此水東流而朕西上若得重謁洛陽廟是卿等功也帝及左  
右皆流涕宇文泰迎帝於東陽帝勞之將士皆呼萬歲遂入長  
安

魏文脫屣北史

西魏文帝及齊大位權歸周室嘗登逍遙觀望嗟峩山因謂左右曰望此令人有脫屣之意若使朕年五十便委政儲宮尋山餌藥不能一日萬機也既而大運未終竟保天祿云

齊武成憶儼北史

齊武成幸并州高儼恒居守每送駕或半路或至晉陽乃還王師羅嘗從駕後至武成欲罪之辭曰臣與第三子別留連不覺晚武成因憶儼為之下泣令師羅不復問

蕭譽愍時北史

後梁宣帝蕭譽見邑居殘毀干戈日用恥其感略不振常懷憂憤乃著愍時賦以見志焉居常快快每誦老馬伏櫪志在千里烈士暮年壯心不已未嘗不盱衡抱歎吒者久之遂以憂憤

背而死

鐸盧幹聞雉賦詩遼史

鐸盧幹字撒板幼警悟異常兒三歲失母哭盡衆見者傷之及長魁偉沉毅好學善屬文有才幹年三十始仕為朝野推重給事北院知聖旨事道宗太康二年乙辛再入樞府鐸盧幹素與蕭巖壽善誣以罪謫戍西北部坐皇太子事特恩減死仍錮終身在戍十餘年太子事稍直始得歸鄉里屏居謝人事一日臨流聞雉鳴三復孔子時我語作古詩三章見志當時名士稱其高情雅韻不減古人儔

李鐸作五知傳宋史

李鐸字從之仁宗時遷太常少卿再知延州所至頗稱治自以父宦在外意不自得作五知先生傳謂知時知難知命知退知足也

感舊曰

感懷舊日事者

到撫一歲三遷 南史

到撫字茂謙宋明帝以撫功臣之後擢為太子洗馬齊高帝革命遷為中軍諮議參軍齊武帝即位累遷司徒左長史宋明帝時齊武帝與撫同從宋明帝射雉郊野鴻儀得早青瓜與齊武帝對剖食之齊武帝又數游撫家懷其舊德至是一歲三遷

善心垂涕受詔 北史

許善心字務本補撰史學士陳後主禎明二年加通直散騎常侍聘隋遇文帝伐陳禮成而不獲反命累表請辭上不許留紱宿館及陳亡上遣使告之善心素服號哭於西階下藉草東向泣三日敕書唁焉明日有詔就館拜通直散騎常侍賜衣一襲

善心大畫象入房被服復出北面立垂涕再拜受詔明日  
罪泣於殿下不詳上勸之方曰不詳國雖獲此人既能  
懷不詳我誠臣也

五言詩 萬均 唐書

在宮中時為上柱國水部公坐清宮不謹下不詳憂憤  
宗不詳高舉氣後學賜群臣膜皮及萬德而呼萬均愴  
馬不詳之熱不詳及其名豈死者知此賜乎因命

唐高宗美元起白首相見 事七類

美元起太宗時為太子舍人高宗即位遷給事中嘗謂元起  
我昔在春宮與卿俱少壯倏忽已三十年與卿白首相見歷  
似書傳共白首者幾人



呂文穆饘瓜起亭 事文類聚

呂文穆公蒙正宋太宗時人在龍門讀書一日行伊水上見賣瓜者意欲得之無錢其人偶遺一枚公悵然取食之後作相買園洛城東南下直伊水起亭以饘瓜為名不忘貧賤也

### 感遇

有所遇而感於心者

祖逖善遇李頭 晉書

祖逖字士雅晉元帝拜奮威將軍豫州刺史逖進據太丘樊雅夜豫逃入其壘軍士大亂逖求救於陳川川遣將李頭率衆接逖逖克雅衆獲雅駿馬李頭甚欲之而不敢言逖知其意遂與之曰感逖恩過無款曰若得此人為主吾死無恨

王道平陵 晉書

王道字茂私有推奉晉元帝中興之功封武岡侯進位侍中司空領中書監元帝崩明帝即位道受遺詔輔政遷為司徒進位太保自漢魏以來群臣不拜山陵道以晉元帝遇已曠同布衣匪惟君臣而已每一宗進皆就拜不勝哀戚由是詔百官拜陵自道始

德輿讀詔流涕 唐書

李彥芳李靖五代孫為鳳翔司錄參軍家藏高祖太宗賜靖詔書數函上之有曰晝夜視公疾大老嫗遣來吾欲熟知公起居狀又有曰兵事節度皆付公吾不從中治也權德輿嘗讀之至流涕曰君臣之際乃爾邪

### 景仰慕者

景仰思慕者

曾子慕夫子三言 說苑

曾子曰吾聞夫子之三言未之能行也夫子見人之一善而忘其百非是夫子之易事也夫子見人有善若已有之是夫子之不爭也聞善必躬親行之然後道之是夫子之能勞也夫子之能勞也夫子之不爭也夫子之易事也吾學夫子之三言而未能行

子與稱贊孔子 孔子家語

齊子與適魯見孔子子與曰聞子之名不覩子之形久矣今而

後知泰山之高高淵海之廣大

前漢書 卷一百一十五 禮書第七十五 禮樂志第七十五

王莽欲威服天下

阮修字玄子武帝時人居貧年四十餘未有室王敦等歛錢為婚皆名士也時慕之者求入錢而不得

謝安蒲葵增價 晉書

謝安孝武帝時少有盛名時多愛慕鄉人有罷中宿縣者還詣安安問其歸資答曰有蒲葵扇五萬安乃取其中者捉之京師士庶競市價增數倍

延之慕鏡不復酣呌 事文類聚

宋張鏡與顏延之隣居顏談義飲酒呌呼不絕而鏡靜嘿後鏡與客談延之從籬邊取胡床坐聽辭義清玄延之曰彼有人焉由是不復酣呌

竟陵王表為劉歊立館 南史

齊劉歊字子珪姿狀纖小儒業冠於當時都下士子貴游莫不

下席受業當世推其大儒以比古之曹鄭性謙率不以高名自居之詣於人唯一門生持胡牀隨後主人未通便坐門待客佳在檀橋瓦屋數間上皆穿漏學徒敬慕不敢指斥呼為青溪高竟陵王子良親往脩謁永明七年表齊武帝為璣立館以楊烈橋故主第給之生徒皆賀璣曰室美豈為人哉此華宇豈吾空際幸可認作講堂猶恐見害也未及徙居遇疾子良遣從璣者彭城劉繪順陽范頌將厨於璣宅營齋及卒門人受學子者皆手服贈送

任昉多見貴游交好 南史

昉字彥升梁武帝時為新安太守昉好交結獎進士友其亦不以此得延譽者多見升擢故衣冠貴游莫不以此恒有數十時人慕之號曰任君言如漢之三石也

德深之人稱慶 北史

帝時遷為貴鄉長為不嚴而肅有循人負受其指慶不自德深至縣君實屏慶於室未嘗輒敢出門逃竄之徒歸來如帝德深後轉為館陶人其鄉人老曰涉艱險詣關請留德深有詔許之館陶父老後知郡以貴鄉文書為詐郡不能以會持節使者韋霽杜秋等至兩縣詣使訟之乃斷從貴鄉貴鄉吏人歌呼滿道互相誦慶館陶家庶合竟悲泣因從而居館石數百家

景駿民爭迎犒 唐書

年景駿中明經唐中宗神龍中應肥鄉令景駿後數年為趙州長史通安肥鄉民喜爭奉酒食迎犒有小兒亦在中景駿曰方

兒曹未生四吾去邑非有舊恩何故來對曰昔老為我言邑中  
學廬館舍橋郭皆公所治意公為古人今幸親見所以未景駿  
為留終日

陽城感諸生立石 唐書

陽城字亢宗唐德宗時為國子司業是時薛約者狂而直言事  
得罪謫連州吏捕迹得之城家城坐吏於門引約飲食訖步至  
都外與別市惡城黨有罪出為道州刺史太學諸生何蕃李儋  
王魯卿李謙等二百人頓首闕下請留城蕃等守闕下數日為  
吏遮抑不得上既行皆泣涕立石紀德

魏門故笏 唐書

魏謩字申之魏徵五世孫也唐文宗讀貞觀政要思徵賢詔訪  
其後汝士鷹慕為起居舍人文宗問卿家書詔頗有存者乎謩

對惟故笏在詔令上送鄭覃曰在人不在笏帝曰覃不減朕意  
此笏乃今甘棠

張覺慕降沈章 金史

沈章字之達熙宗時改同知太原尹加尚書禮部侍郎時介休  
人張覺聚黨亡命山谷鈔掠邑縣招之不肯降曰前嘗有降者  
皆殺之今以好言誘我是欲殺我耳獨得侍郎沈公一是我乃  
無異於是命章往招之覺即日降

韓琦稱賢相 宋史

韓琦字稚圭仕宋英宗加門下侍郎封衛國公神宗立拜司空  
兼侍中從判大名府充安撫使魏人為立生祠及除鎮安武勝  
軍使度使兼侍中判相州相人愛之如父母有鬪訟傳相勸止  
曰勿擾吾侍中也與富弼齊名號稱賢相人謂之富韓云

洛陽耆英見慕 宋史

文彥博雖窮貴極富而平居接物謙下尊德樂善如恐不及折  
示時其在洛也洛人邵雍程顥兄弟皆以道自重賓接之如石  
衣交與 弼司馬光等十三人用白居易九老會故事置酒賦  
詩相樂序齒不以官為堂繪像其中謂之洛陽耆英會好事者  
莫不慕之

### 感慕

感其人而思慕者

憶太叔佳言 左傳

反禁反自召陵鄭子太叔未至而卒子通簡  
史父之會夫子語我九言曰無始亂無二言  
以禮無為能無後怒無謀非德無紀非義

簡子追思周舍 新序

簡子之門三日夜簡子問之曰夫子將何以令我周  
舍之臣操筆隨君之後而司君過書之簡子與處  
而舍之簡子後與諸大夫飲酒酣簡子泣謂曰百羊之皮  
不如一言之實人之唯唯不如周舍之諤諤自舍死後吾未

羌胡為鄧訓立祠 後漢

叔鄧禹子也漢和帝永元初為護羌校尉以德懷諸  
羌撫養胡俗恥病死每病臨困輒以刀自刺訓聞有疾者  
瘠之愈者非一大小莫不感悅後訓病卒羌胡旦夕臨者  
人戎俗父母死悲泣皆騎馬歌呼至聞訓卒莫不吼踊  
以刀自割又刺殺其犬馬牛羊曰鄧使君已死我曹亦俱死

前烏桓吏士皆奔走道路至空城郭吏執不聽以狀白校尉  
媽歎息曰此義士也乃釋之遂家家為訓立祠每有疾病  
請禱

謝鯤哭介 晉書

寶美姿容京師人士聞之觀者如堵懷帝永嘉六年  
以勞疾卒時人謂玠被看殺葬於南昌謝鯤哭之勤  
有何恤而致斯哀也曰玠梁折矣不書哀

晉書

大保加都督諸軍事平日受命  
日雲遂輟樂彌年行不由西州路嘗出石頭大醉於  
不見至州門左右白曰此西州門也悲感不已以馬策扣  
哭而去

武帝歎憶穆之 南史

宋劉穆之字道和晉恭帝時累遷尚書左僕射及宋武帝受禪  
每憶之曰穆之不死當助我理天下可謂人之云亡邦國珍  
輝光輝大夫范泰對曰聖主在上英彥滿朝穆之雖功著艱難  
未便關興毀帝笑曰卿不聞驥驂乎貴日致千里耳帝後復  
白穆之死人輕易我其見思如此以佐命元勳追封南康郡公  
第一入宣

武帝追贈周捨 南史

周捨字武帝時為郭祖深獲始興相白濁書餉捨衣履及婢以  
中坐免官後捨以右驍衛將軍知詹事卒帝臨哭哀動左  
右遣贈侍中護軍將軍謚曰簡子初帝銳意中原群臣咸言不  
可唯捨贊成之大通中累獻捷帝思其功下詔述其德美以為

往者南司白濁之効恐外議謂朕有私致此黜免追愧若人一介之善外可量加褒異以旌善人

義康追憶謝述 南史

謝述字景先有心虛疾性理時或乖謬卒於吳興太守喪還至都數十里殷景仁劉湛同乘迎赴望船流涕及劉湛誅義康外鎮將行歎曰謝述唯勸吾退劉湛唯勸吾進述亡而湛存所以得罪也宋文帝亦曰謝述若存義康必不至此

袁粲惆慕景文 南史

丁景文球從子也宋明帝時累遷尚書左僕射景文幼為人所知憐美風姿為一時推謝袁粲見之歎曰景文非但說乃哺歎亦復可觀有一客少時及見謝混答曰景文則為野父美粲惆悵良久曰恨眼中不見此人

北史

給事中黃門侍郎遷吏部郎中印目短不伐已長言論清遠有人論贊哉

謝述不為父 北史

謝述字景道北齊成帝大寧元年除衛尉少卿尋兼散騎常侍尋除太子中舍人述少時為中書舍人善父悽徐州時所立故哀感焉瞻經熱病面多癢痕無藥可觀辭館溢雅南人大相欽服陳舍人劉師知見而心常侍前就通好之日何意不來今日誰相對揚者其口如此

士謙死感士女流淚 北史

字子約一名容郎髻亂喪父事母以孝聞魏廣平王贊  
參軍隋高祖開皇八年終於家趙州士女聞之莫不流  
日不死而令李參軍死乎會葬者萬餘人

德深民不忍棄北史

武陽郡司戶以能遷貴鄉長德深為政清  
甚便於民不使勞苦武陽郡丞元寶藏深害其能  
王侗徵兵於郡寶藏遂令德深率兵千人赴東都俄  
防歸李密德深所領皆武陽人也以本土後賊念  
山都門東向慟哭而反人或謂之曰李密兵馬近在  
餘里汝必欲歸誰能相禁何為自苦如此其人  
明府同未不忍棄去豈以道路艱乎其得  
後與賊戰於陣寶鄉館陶人庶哀莫

懷之

曠然受賜葡萄感于事文類聚

唐高祖賜臣會之御前有葡萄佳中陳叔達執而不食上問  
其故云臣母患口乾求之不能得上曰卿有母可遺乎遂流涕  
為之賜之

符載請修孟浩然墓石書

孟浩然墓  
孟浩然文質傑異殞落歲久門水陵遲丘隴頽沒永懷若人  
行路慨然前公欲更築大墓闡州塔紳聞風竦動而今外迫軍  
幕內勞賓客牽耗歲時或有未遑誠令好事者乘而有之負  
公夙志矣澤乃更為刻碑鳳林山南封寵其墓初王維過郢州  
畫浩然像于刺史亭因曰浩然亭也通中刺史鄭誠謂賢者名



不可斥更署曰益亭

傳正為李白改葬青山唐書

李白還尋陽坐事下獄時宋若思以吳兵三千赴河南道尋陽  
澤囚辟為參謀未幾辭職李陽冰以當塗令白依之代宗立以  
拾遺召而白已卒年六十餘白晚好黃老度牛渚磯至姑孰

家青山欲終焉及卒葬東麓唐憲宗元和末宣歙觀察使  
三祭其冢禁樵採訪後裔惟一孫女嫁為民妻進止仍育

白泣曰先祖志在青山頃葬於此麓非本意傳正為改葬立

一女將改妻士族辭以孤窮失身命也不願更嫁傳

其夫僅役

金世宗悼后 金史

豫國公主起舞上流為一

上矣朕所 志守帝者念自

周必

叔以立宗 無司之事每聞居

讀書卷卷 善以潤之息卒丞相則必

曰追思立朝 德之海益者三友叔臨

愧也煥 詩自悲常曰畫觀諸事

卜諸夢寐

許

司衡字仲平嗜此 十史禮樂名物星歷兵刑食

貨水利之類無所不講元世祖即位 召為太子太保後歷至集

賢大學士兼國子祭酒教領太史院 事以疾請還懷皇太子為

謂於帝以子師可為懷孟路總管以養之且使東宮官來諭衡  
曰公毋以道不行為憂也公安則道行有時矣其善藥自愛十  
年衡病革家人祠衡曰吾一日未死寧不有事於祖考扶而  
奠獻如儀既撤家人餽怡怡如也已而卒年七十三是日大  
風拔木憚人無貴賤少長皆出於門四方學士聞訃皆聚  
哭有數十里來祭哭墓下者衡善書其言煦煦雖與童子語如  
恐傷之故所至無貴賤賢不肖皆出而從之隨其才昏明大小皆  
有所得可以為世用所去人皆哭泣不忍舍服念其教如金科  
玉條以身不敢忘或未嘗及門傳其緒餘而折節力行為名世  
者有之聽其言雖武人俗士異端之徒無不感悟者丞相  
見衡語同列曰若輩自謂不相上下蓋十百與千萬也  
曰王隆石氣際一世少所與可獨見衡曰先生神明也

德輝感人立廟 元史

李德輝世祖時為安西行省左丞卒年六十三歲  
哀如私親為位而祭者動輒千百人合州安撫  
吏民拜哭聲震山谷為發百人護喪興元播州  
率其民立廟祀之 撫使何彥清

傷悼

傷嗟悼惜已往之人者

孔子悲悼子產 史記

鄭聲公五年鄭相子產卒鄭人皆哭泣悲之如  
鄭成公少子也為人仁愛人事君忠厚孔子嘗過鄭與子產如  
弟云及聞子產死孔子為泣曰古之遺愛也

孔子歎伯華之死 說苑

孔子聞居喟然而嘆曰銅鞮伯華而無死天下其有定矣子路曰願聞其為人也何若孔子曰其幼也敏而好學其壯也有勇而不屈其老也有道而能使人守路曰其幼也敏而好學其壯也有勇而不屈則天有定也人非下哉行也晉者周之聞之以衆攻寡而無不消也以晉下哉無不亡之故也夫能下於天下之士君子乎

曰京公吊相說

京公游於董國晏子平公素與之善而過之自以為一曰而趨知不為車之也則之也以此於國也四下而趨之入而至於國也夫大夫曰趨也夫一人之達尺寸也於齊國不知

公

公

公

公

公

公

公

公

公

公

後婦病亡未殯傳故也梁不哭而為好色此也

劉頌知茂先有種

張華頌哭之其南聞華子得逃喜曰茂先卿尚有種也倫當放林聞之大怒頌持正而不能害也

張翰鼓琴而哭顧榮

晉書

顧榮字彥之仕晉元帝為安東將軍嘉興伯榮亦好琴及卒家人常置琴於靈座吳郡張翰哭之慟既而上林以琴數曲撫琴而歎曰顧彥先復能賞此不因又慟哭不弔喪王而去

郭璞哀傷陳迹

晉書

郭璞字景純為東晉大將軍王敦記室參軍潁川陳迹為大將軍掾有美名為敦所重未幾而沒璞哭之哀甚呼曰嗣祖嗣祖焉知非福未幾王敦難作

何充歎亮埋玉樹

晉書

庾亮成帝時拜征西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假節亮固讓開府乃遷鎮武昌會寇陷邾城毛寶赴水死亮陳謝自貶詔復位尋拜司空亮又固辭不拜自邾城陷憂憤發疾薨時年五十二追贈

文康喪至車駕親臨及葬贈永昌公將葬何充歎曰埋玉樹於土中使人情何能已

王祥悼子

晉書

王烈王芬並幼知名為父祥所愛二子同時而亡將死烈欲還葬舊自土芬欲留葬京邑祥流涕曰不忘故鄉仁也不戀本土達志唯仁與達吾二子有焉

徽之歎弟人琴俱亡

晉書

二徽之死兄徽之奔喪不哭直上靈牀坐取徽之琴彈之久而不調歎曰嗚呼子汝人琴俱亡矣因頓絕

王珣哭謝安甚慟

晉書

王珣兄弟皆謝氏婚以猜嫌致隙大壽謝安與珣絕婚珣聞安薨使出京師珣族弟獻之曰吾欲哭謝公獻之驚曰所望於法

遂臺自悅常所送

王導來悅音書

遂臺及仲暢不嘗不送

悅亡後王還臺自悅常所送

一臺門其母長封作篋不忍後開

文帝致弘微之才

文帝即立轉左

四十名位未盡其才

也

武帝隨問方

任訪少時思不

五十四

昭

元子威明梁

中庶子尋為兵

曰下威明風

一過過隙永

今之實孟復

有后太宗辰日哭公

張公

厥欣

國公

帝曰

元德秀死族弟仲哭之慟曰生一十年未嘗讓女色吾哀之以  
戒荒淫之徒

金世宗哭宗幹金史

宗幹本名幹本太祖庶長子也進太師封梁宋國王入朝不拜  
策杖上殿仍以杖賜之宗幹有足疾詔設坐奏事無何監修國  
史皇統元年賜宗幹輦輿上殿制詔不名上幸燕京宗幹從有  
疾上親臨問自燕京還至野狐嶺宗幹疾亟不行上親臨問語  
及軍國事上悲泣不已明日去八后同往視后親與宗幹饋食  
三暮而還因赦罪囚與宗幹禩疾居數日覺上哭之慟輟朝  
七日大臣死輟朝自宗幹始上致祭是日庚戌太史奏戊亥  
宜哭上不聽曰朕幼冲時太后有保傅之力安得不哭哭

與造竹下諷嘯良久

門微之賞之盡懽而

但嘯咏指竹曰何

王恭臨

王恭字孝伯孝武帝

佛道脩營佛寺務在

刑猶誦佛經自理鬚

以致此但令百代後

張陳尸

張陳尸陳尸

謂此陳尸

元德秀死族弟仲哭之慟曰生一十年未嘗讓女色吾哀之以  
戒荒淫之徒

聖上還上京幸其第視寤事及喪至七日

視之

好尊幽一節者

中嘗乘一馬著連鞵鄣泥前有水終不肯

灑使人解去便渡故杜預謂濟有馬癖

賦書

賦書

家書稱其死之日家無餘財惟有文史溢于

一室乘輿歸監學虞攬家官書皆資華之

可秘柑所希有者盡存華所申是博物洽

李陵之字長仁

以儒素自業

其時之

曾六

王字有王美

亭內

遂以王臣

李靖

李靖

西

何處中帝有人同且見而未判其得失有

其原當不

既正見

所以是

愛哉

猶肉更性愛

觀

之將

往

之

之

之

之

之

之

之

之

之

之

之

之

之

之

# 好尚

王濟

王濟晉武帝時為

反爵云此必是指

張華

張華惠帝時人雅

執篋嘗徒居載

本以取正馬天下

聞世無與比

人酒掃請坐微之

言寄居空宅中便令

一日無此君邪

刺誦經

特為丹陽尹恭為性不弘聞於

壯麗百姓怨嗟及為會稽王遣二

智神無懼容謂監刑者曰我聞

知有王恭耳時人傷之

哀行

禱而素裝每出游好令左右作挽

上行賓

海北

阮祖  
行莊帝時累荆州刺史兼尚書左僕  
祖約性好財阮等  
語人言吾家世將種猶有關西風氣  
若約正料財物  
以此威武

之書未能平或有  
愛蘭亭書

履神色甚閒  
續三千六百紙率以一丈二尺為軸

王  
昭高宗曰吾千秋萬歲後與吾蘭亭

後後温韜伐昭陵後入人間

未能得  
筆唐書  
風筆以木為管攷刻金其上別為

云為寫道德

王子

之傳為時人

籍以事公卿

設分業自九

陸

又所為水說

誰

好

言

言

言

好



子孫事無遺 凡五

子孫事無遺 凡五  
子孫事無遺 凡五  
子孫事無遺 凡五  
子孫事無遺 凡五  
子孫事無遺 凡五  
子孫事無遺 凡五  
子孫事無遺 凡五  
子孫事無遺 凡五  
子孫事無遺 凡五  
子孫事無遺 凡五

# 處變

能處事變得其宜

棄疾自縊 左傳

公二十二年楚觀起有寵於公尹子南未幾而  
棄疾自縊曰君三泣臣矣敢問誰之罪也王曰令尹之  
罪也國以討焉爾其居乎對曰父戮子居君焉用之  
君臣亦不一也王遂殺子南於朝觀起於四竟子南之  
孫請從子南尸於朝曰君臣有禮唯二三子三日棄疾  
許之楚王其徒曰行乎曰吾與殺吾父行將焉入曰然則  
乎曰棄疾父事雖吾弗忍也遂縊而死

晏子不與國難 左傳

卷二十二

魯襄公二十五年夏崔杼弑其君晏子立於崔氏之門  
人曰死乎曰獨吾君也乎哉吾死也曰行乎曰吾罪也乎  
亡也曰歸乎曰君死安歸君民者豈以陵民社稷是主臣  
豈為其口實社稷是養故君為社稷死則死之為社稷亡則  
之若為已死而為已亡非其私暱誰敢任之且人有君而  
吾焉得死之而焉得亡之將庸何歸門啓而入枕尸股而哭  
興三踊而出人謂崔子必殺之崔子曰民之望也舍之得民

子產不從鄭兄弟之召左傳

魯襄公三十年秋七月乙巳鄭伯及其大夫盟于大宮盟國  
子師之梁之外伯有聞鄭人之盟已也怒聞子皮之甲不與  
已也喜曰子皮與我矣癸丑晨自墓門之瀆入因馬師與  
子師以伐舊北門帶帥國人以伐之皆召子產子

曰及此吾後天所與伯有一於羊肆子產趨之枕之股  
而哭之歛而殯諸伯有之臣在市者既而葬諸斗城子駟氏  
欲攻子產子皮怒之曰禮國之幹一殺有禮禍莫大焉乃止

荀彧果決見郭貢後漢

荀彧字文若獻帝時丞相曹操東攻于陶謙使荀彧守甄城任以  
留事會張邈陳宮以兗州反操而迎呂布布既至諸城悉應  
之邈乃使人譎彧曰呂將軍來助也使君擊陶謙宜亟供軍實  
彧知邈有變即勒兵設備故邈計不行豫州刺史郭貢率兵數  
萬來到城下求見彧彧將往東郡太守夏侯惇等止之曰何知貢  
不與呂布同謀而輕欲見之今君以一州之鎮往必危也彧曰  
貢與邈等分非素結今來速者計未定及其猶豫宜時說之  
不為用可使中立若先懷疑嫌將怒而成謀不如往也貢

呀見或無懼意知城不可攻遂引去或乃使程昱說范東阿使固其守卒全三城以待操

庾袞率眾備賊 晉書

庾袞字叔褒晉孝惠帝時為潁川功曹齊王固之唱義也張泓等肆掠于陽翟袞乃率其同族及庶姓保于禹山是時百姓安寧未知戰守之事袞曰孔子云不戰而戰是謂棄之乃集諸群士而謀曰二三君子相與處於險境以安保親尊全妻孥也古人有言千人聚而不以一人為主不散則亂矣將若之何眾曰善今日之主非君而誰袞默然有頃乃言曰古人急病讓夷不敢逃難然人之立主貴從其命也凡誓之曰無恃險無怙亂無暴鄰無抽屋無樵採人所植無謀之德無犯非義戮力一心同恤危難眾咸從之於是峻險阨杜絕徑脩壁塢樹藩障考功實

計丈尺均勞逸通有無繕完器備曰里力任能物應其宜使邑推其長里推其賢而身率之分數既明彌令不二上下有禮少長有儀將順其美匡救其惡及賊至袞乃勒部曲整行伍皆持滿而勿發賊挑戰晏然不動且曰馬賊服其慎而畏其整是以皆退如是者三時人語曰所謂無事而懼好謀而成者其庾異行乎

高歡圍洛周不果而 北史

魏孝明帝孝昌元年柔玄鎮人洛周反於上谷齊神武帝高歡乃與同志從之醜其行事私與尉景段榮蔡儁圖之不果而逃為其騎所追文襄及魏永熙后皆幼武明后於牛上抱負之文襄屢落牛歡彎弓將射之以決去后呼段榮求救賴榮速下取之以免

彥和秘喪 北史

魏彭城王勰字彥和少而岐嶷姿此不群魏孝文帝時齊將陳顯達內寇孝文帝乃親討之詔勰即督總攝六師帝至馬圈疾甚會齊將陳顯達始奔遁時孝又帝崩于行宮慮問凶泄漏遏秘喪事獨與右僕射任城王澄以左右數人為計奉遷於安車中勰等出入如平常視疾進膳以決外奏累日達宛城乃夜進安車於郡聽事得加歛視還載以與六軍內外莫有知者遣中書舍人張儒奉詔徵宣武會駕行宮至魯陽乃發喪行服宣武即位勰跪授遺敕數紙咸陽王以疑勰為變停於魯陽郡外久之乃入謂勰曰汝非但辛勤亦心險至極勰恨之對曰兄識高平長故知有夷險彥和握蛇騎虎不覺艱難禧曰汝恨吾後

羊烈言辭辭賞 北史

羊烈字信卿少通敏魏孝昌末烈從兄偏為太山太守據郡起兵外叛烈潛知其謀懼家禍與從兄廣平太守敦馳赴洛陽告難朝廷將加厚賞烈生人云譬如斬手全軀所存者大故爾豈有幸從兄之敗以為已利乎卒無所受

傅伏降周 北史

傅伏少從戎北齊後主時以戰功稍至開府永橋領人大都督周武帝前攻河陰伏自永橋夜入中渾城南城陷被圍二旬不下救兵至周師還後除東雍州刺史周尅晉州執行臺尉相貴招伏伏不從周尅并州遣韋孝寬以伏子世寬來招伏授上大將軍武鄉郡公即給告身以金馬腦二酒鐘為信伏不受曰事君有死無二此兒為臣不能竭忠為子不能盡孝人所讎疾願

即斬之以彌今天下周武自鄴還至晉州遣高阿那肱等臨汾  
召伏伏聞齊後主已被獲仰天大哭率衆入城於聽事前北面  
哭良久然後降周武見曰何不早降伏流涕曰臣三世衣食齊  
家被任如此革命不能自死羞見天地周武親執手曰為臣當  
若此朕平齊唯見公一人乃自食一羊助以骨賜伏曰骨親肉  
踈所以相付遂引與同火令於侍伯色宿衛授上儀同敕之曰  
若即與公高官恐歸投者心動勿慮不富貴又問前救河陰得  
何官曰蒙一轉授特進永昌郡公周武帝謂齊後主曰朕前三  
年決意取河陰正為傳伏不可動公當時賞授何其薄也

敬德勸秦王決計

唐書

蔚遲敬德見太子建成薨王元吉計日急入白秦王世民曰大  
王不先決社稷危矣王曰我惟同氣所未忍伺其發而後以義

討之如何敬德曰人情畏死衆以死奉王此天授也即不聽不  
能交手蒙戮矣王曰孤之謀未可全棄可更圖之敬德曰處事  
有疑非智臨難不決非勇今兵悉入宮被甲尚何辭王乃令敬  
德往諭房玄齡等入議以司及隱太子死敬德領騎七十趨玄武  
門王馬逸墜元吉將奪了敬德馳叱之遂射殺元吉府兵戰不  
解敬德以二首示之乃去時高祖泛舟海池王命敬德往侍不  
解甲趨行在帝驚曰今日之亂為誰尔來何邪對曰秦王以太  
子齊王作亂舉兵誅之恐陛下不安遣臣宿衛帝悅敬德請帝  
手詔諸軍聽秦王節度內外始定

李石善安變亂

唐書

李石字中玉唐文宗時為中書門下平章事有中人自邊還  
走馬入金光門道路妄言兵且至京師謹走塵起百官或戰

而騎臺省吏稍稍遁去如知軍將出石曰事未可知宜坐酒其定宰相走則亂矣若變出不虞逃將安適人之所瞻不可忽也益治簿書沛然如平時里閭群無賴望南關陰持兵俟變金吾大將軍陳君賞率衆立於仙門內使趣闔門君賞不從日入乃止當是時非石鎮靜君賞有謀幾亂

李石被忌歎辭位唐書

李石字中玉唐文宗時為中書侍郎宦官仇士良等疾之欲加害石石將朝騎至親仁里祖盜發射石傷馬逸盜邀斫之坊門絕馬尾乃得脫天子駭愕遣使者慰撫賜良藥始命六軍衛士二十人從宰相是日京師震恐百官造朝纔十一石因卧家固辭位有詔以中書侍郎平章事為荆南節度使

無逸解帶投道騎唐書

皇甫無逸為右武衛將軍煬帝幸江都詔居守洛陽帝被弒乃與段達元文都立越王侗及王世充篡無逸棄母妻斬關歸唐公追騎及無逸顧曰吾有死終不能同尔為逆解金帶投之地曰以與尔無相困騎爭下取由是獲免

克用鎚門還軍五代史

李克用追黃巢至究胸不及還過汴州休軍封禪寺未全忠饗克用於上源驛夜酒罷克用醉卧伏兵發火焚侍者郭景銖滅燭匿克用牀下以水醒面而告以難會天大雨滅火克用得從者薛鐵山賀回鶻等隨電光鎚尉氏門出還軍中七月至于太原頌其事于京師請加兵於汴遣弟克脩將兵萬人屯于河中以侍唐僖宗和辭之

王巖定亂宋史

王駸字總之宋仁宗天聖初駸知益州戍卒有夜焚營殺馬脅軍校為亂者駸潛遣兵環營下令曰不亂者斂手出門無所問於是衆皆出命軍校指亂者得十餘人即戮之及旦人莫知也其為政有大體不為苛察蜀人愛之

## 遭謗

遭人誣謗者

盧詢祖才敏致嫉北史

盧詢祖嚴祖爵大夏男有術學文辭華美為後生之後舉秀才至鄴趙郡李祖勳嘗宴諸文士齊文宣使小黃門敕祖勳母曰蠕蠕既破何無賀表使者待之諸賓皆為表詢祖俄頃便成其詞云昔十萬橫行樊將軍請而受屈五千深入李都尉降而不歸時重其工後朝廷大遷除同日催拜詢祖立於東止車門外

為二十餘人作表文不加點辭理可觀詢祖初嚴爵有宿德朝士謂曰大夏初成詢祖應聲曰且得鷲雀相賀天保末為繁長城子使自負其才內懷鬱快遂毀容服如賤役者以見揚情情曰故舊皆有所廢唯大夏未加虜分詢祖厲聲曰是誰之咎既至得所案長城賦以寄其意其略曰板則紫栢杵則木瓜何斯材而斯用也草則離離靡靡緣岡而殖但使十步而有一方余亦何辭聞於荆棘邢邵常戲曰卿小年才學富盛戴角者無上齒恐卿不壽對曰詢祖初聞此言實懷惕懼見丈人蒼蒼在鬢質差以自安邵甚重其敏贖既有口辯好臧否人物衆共嫉之言其淫於後妹宗人思道謂曰大夏何為招四海議詢祖曰骨肉還相殘何況執玉帛者萬國與思道俱為北州人俊魏收揚與思道而以詢祖為不及詢祖謂人曰見未能高飛者借其羽

毛知逸勢冲天者翦其翅翮既諸謗毀日至素論皆薄其為人

彥章被讒 五代史

王彥章素剛憤梁日削而嫉趙巖等所為嘗謂人曰俟吾破賊還誅姦臣以謝天下巖等聞之懼與反疑叶力傾之其破南城也彥章與疑各為捷書以聞疑遣人告巖等匿彥章書而上已書末帝初疑其事已而使者至軍獨賜勞疑而不及彥章軍士皆失色及楊劉之敗也疑乃上書言彥章使酒輕敵而至於敗趙巖等從中日夜毀之乃罷彥章以疑為招討使彥章馳至京師入見以笏畫地自陳勝敗之迹巖等諷有司劾彥章不恭勒還第

趙世延久獄見原 元史

為皇太孫以趙七倫行太孫拜四川行省平章政事世延議孫自西掖門出車服侍從皆巴縣閑田七百八十三頃摘軍千侍從者皆雙咽路人投淚焉七百石明年仁宗崩帖木迭兒復寧元年正月趙王倫篡位廢志道誘世延從弟胥益兒哈呼誣害

路遇赦世延以疾抵荆門留就醫

懷帝遇劉曜少俾其黨激煉使成獄會有旨事晉懷帝永嘉五年劉曜王以它事白帝繫之刑曹逼令自

鷄池欲幸長安為曜等所囚益兒哈呼自以所訴涉誣欺亡

成帝遇蘇峻之延亡幸得旨出獄就舍以養疾先晉成帝咸和三年蘇峻戰于趙世延先帝所尊禮而帖木迭兒大夫陸曄荀崧等衛帝於私怨耳朕豈能從之侍臣皆叩頭麾戈接於帝座突入太后後



官唯有燒餘米數石以供御以難者

子隆無故被明

後漢

齊隨郡王子隆字雲興武帝人得不死  
令王儉女為妃武帝以子隆中校書東觀遷議郎邕與司徒  
八年為都督荊州刺史隆昌又與將作大臣陽球有隙球即  
延興元年轉中軍大將軍侍人飛章言邕質數以私事請託  
壯常使徐嗣伯合蘆茹丸以相中於是詔下尚書召邕詰狀  
諸王武帝諸子中子隆最以與家屬鬻鉗徒朔方不得以赦  
見絞文集行於世

梁武帝被侯景其情戒邕故每得免焉

晉書

梁武帝既為侯景所制雖  
膳盥漱如初皇太子日中誓之子也惠帝永康元年四月立

趙世延字子敬仁宗延祐五年傳五月倫與太孫俱之東官人

即重慶路立屯田物色江津愍懷之舊也到銅馳街宮人哭

二百人墜之歲得粟萬一千祭復生于西廂太孫廢乃招求

居相位銳意報復屬其黨何為濮陽王與帝俱遷金墉尋被

告世延罪逮世延置對至蘇

帖木迭兒遣使督追至京師難

經赦原勿復問帖木迭兒更彌入京師帝開華林園門出河陰

裁世延不為動居囚再歲及暉等遂焚燒宮廟逼辱妃后

去中書左丞相拜住屢言世難

是帝獵北涼亭顧謂侍臣曰西陵王師敗績司徒王道右光祿

妄人其罪數請誅之此始報極殿太常孔愉守宗廟賊乘勝

稱萬歲宮左右侍人皆見掠奪是時大

遇難

遭遇患

如百姓號泣響震都邑  
巾所殺南史

蔡邕字伯喈漢靈帝召拜郎中屬文謂儉曰我家東阿也永明

劉邵素不相平叔父衛尉曾元年為侍中撫軍將軍領兵置位  
中常侍程璜女夫也璜遂侍中如故子隆年二十一而體過充  
於邵邵不聽邕含隱切志以服自銷損猶無益明帝輔政謀害  
邕上書自陳有詔戒死一等才貌見憚故與鄱陽王錡同夜先  
令除陽球使客追路刺邕

部主使加毒害所賂以反以心所制而崩南史

臧遇趙倫之禍仁蒙塵齋戒不廢及疾不能進

臨淮王臧字敬文愍懷太子四朝每問安否涕泗交面賊臣

侍者莫不掩泣疾久口苦索密不得再曰荷荷遂崩賊秘之  
太子問起居不得見慟于閣下

大器臨難神貌怡然南史

蕭哀太子大器字仁宗梁簡文嫡長子也立為皇太子大寶  
二年八月侯景廢簡文將害太子時景黨稱景命召之太  
子顏色不變徐曰久知此事嗟其晚耳刑者將以衣帶絞  
之太子曰此不能見殺乃指繫帳竿下繩命取絞之而絕  
時年二十八太子性寬和兼神用端疑在賊中身不屈意  
左右竊問其故荅曰賊若未見殺雖復陵傲呵叱其終不敢  
言若見害時雖一日百拜無益於死問者又曰官今憂逼而  
神貌怡然未喻此意荅曰吾自度必死何能以無益之愁橫  
憂必死之命

梁元在幽賦詩受死 南史

梁孝元帝在幽逼求酒飲之製詩四絕其一曰南風且絕唱  
西陵最可悲今日還蒿里終非封禪時其二曰人世逢百六  
天道異貞恒何言異縷蟻一旦損鷓鴣其三曰松風侵曉哀  
霜芬當夜來寂寥千載後誰畏軒轅臺其四曰夜長無歲月  
妾知秋與春原陵五樹杏空得動耕人梁王粲遣尚書傅準  
監行刑帝謂之曰卿幸為我宣行準捧詩流淚不能禁進土  
囊而殞之

梁元帝被蕭詧詰辱 南史

梁元帝承聖三年十一月辛亥魏軍大攻帝出批把門親臨  
陣督戰僧祐中流矢薨軍敗反者斬西門守卒以納魏軍帝  
見執如梁王蕭詧營甚見詰辱他日乃見魏僕射長孫公

儉云埋金千斤於城內欲以相贈儉乃將帝入城帝因述詹相  
辱狀謂儉曰向聊相誦欲言耳豈有天子自理金乎儉乃留帝  
於主衣庫

虞熙先父死難 北史

虞伋虞熙虞世基之二子也字文化及將亂之夕伋告熙曰事  
勢已然吾將濟卿南度且得免禍同死何益熙曰棄父背君求  
生何地感尊之懷自此訣矣及難作兄弟競請先死行刑人  
先世基殺之

百藥僥幸不死 唐書

李百藥字重規授建安郡丞至烏程江都難作沈法興李子  
通杜伏威更相滅百藥轉側寇亂中數被偽署危得不死會  
高祖遣使招伏威百藥勸朝京師既至歷陽中悔欲殺之飲

以石灰酒因大利瀕死既而宿病皆愈伏威詔書輔公柘使殺之為王雄誕保護得免公柘反授吏部侍郎或謂帝百藥與同反帝大怒及平得伏威所與公柘書乃解

劉信因國難自殺 五代史

漢高祖寢疾隱帝當立為嗣楊邠等受顧命不欲高祖從弟劉信在京師遣信就鎮信涕泣而去及邠等死信大喜謂其僚佐曰吾嘗為天無眼而使我鬱鬱於此者三年矣主上孤立幾落賊手諸公可以勸我一極矣已而聞難作信憂不能食周太祖軍變於澶州王峻遣前申州刺史馬鐸以兵巡檢許州信乃自殺周太祖即位追封信為蔡王

宋徽宗被金虜為庶人 金史

宋徽宗欽宗二帝為金所虜金太宗天會五年二月丙寅降二帝為庶人六年七月乙巳以宋二庶人赴上京八月丁丑以宋二庶人素服見太祖廟遂入見于乾元殿封其父昏德公子重昏侯

四喜以迎后見 金史

徒單四喜宗皇后之弟也正大九年正月丁酉夜四喜內侍馬福惠至自歸德時河朔已失利京城猶未知二人被旨迎兩宮遂託以報捷執小黃旗以入至則奏兩宮以奉迎之意是日召二相入議二相以烏古孫奴申諫不可行四喜作色曰我奉制旨迎兩宮有敢言不行者當以別勅從事矣二相不復敢言行議遂決制旨所取兩宮柔妃裴滿氏及令人張秀葉都轄承御湯沐示皇乳母鞏國夫人等十餘人外皆放遣之又取宮中寶以馬蹄金四百枚大珠如粟黃者七

千枚生金山一龍腦板二及信瑞御璽仍許賜忠孝軍以兩宮隨  
行物之半壬寅太后御仁女殿出錠金及七寶金洗分賜忠孝  
軍是夜兩宮騎而出至陳留見城外二三處火起疑有兵遲  
回問奴申初不欲行即承太后旨馳還癸卯入京頓四喜家  
少頃還宮復議以是夜再往太后憊於鞍馬不能動遂止  
明日崔立變四喜木甲塔失不及塔失不之父咬住四喜  
妻完顏氏以忠孝卒九十七騎奪曹門而出將往歸德不  
得出轉陳州門亦為門卒所止門帥裕州防禦使阿不罕  
斜合已遁去經歷官完顏合住權帥職麾門卒放塔失不  
等去且曰罪在我非汝等之過四喜等至歸德上驚問兩  
宮何如二人奏京城軍變不及入宮上曰汝父汝妻獨得  
出即下之獄皆斬於市

楊允恭結賊子得脫 宋史

楊允恭家世豪富允恭少佣僮任俠宋太祖乾德中王師平  
蜀群盜竊發允恭纒弱冠率鄉里子弟若于清泉鄉為賊所獲  
將殺之允恭曰苟活我當助爾賊素聞其豪富乃釋之陰結  
賊帥子日與飲博陽不賤償以贖使伺賊賊將害允恭其子  
以告因遁去

軍是在夜而官騎而出至陳前見城外一處火起疑有兵進  
 四圍攻車初不以為行即止大后言此連營即入京頭四喜家  
 少頃重軍至使使以是夜有行太急德持鞍馬不能動遂止  
 明日有主使言曰吾本甲甲先夫不克居夫不克之父咬住四喜  
 以吾因彭去 孝年九十七有年也門而出持往歸德不  
 相相七日與相相則不知以相對同相相相害以然其事  
 此蘇之孝恭曰臣等以此言也 函相素聞其甚富不其子劉平  
 臣等素聞其甚富不其子劉平 里子舉數千畝泉曠之類也  
 相之恭深也其富子恭父則黨主矣宋太尉韓琦中王相也

相之恭深也其富子恭父則黨主矣宋太尉韓琦中王相也

LIX  
4  
30